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9n1362

普覺宗杲禪師語錄

(參學)法宏・道謙 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62-A
  - 語錄
  - 祭文
    - 李參政跋(漢老)
    - 張丞相(德遠)
    - 李丞相(伯紀)
    - 李參政(漢老)
    - 李參政(泰發)
    - 錢參政(處和)
    - 馮給事(濟川)
    - 徐侍郎(稚山)
    - 趙郡王(表之)
    - 劉侍郎(韶美)
    - 吳提刑(元昭)
    - 劉侍郎(季高)
    - 蔡郎中(子應)
    - 張徽猷(昭遠)
    - 鄭學士(尚明)
    - 鄭參議(禹功)
    - 陳通判(次仲)
    - 傅經幹(忠厚)
    - 特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榮國公湯(思退)
    - 降授特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魏國公張(浚)
    - 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知臨安軍府事賜紫金魚袋陳(輝)
    -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致仕劉(岑)
    - 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徐(林)
    - 降授左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江淮都督府參贊唐(文若)
    - 左朝奉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喻樗)
    - 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提舉學事充福建路安撫使汪(應辰)
    - 左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提舉學事張(孝祥)
    - 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鄂州兼管內安撫使方(滋)

- 右奉直大夫直秘閣(易)
-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黃鉞)
- 右朝散郎試將作監李(端民)
- 右監門衛大將軍昌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趙(不微)
- 右奉議郎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學事勸農
- 公事賜緋魚袋張(巨卿)
- 右修職郎臨安縣主薄莫(漳)
- 右修職郎臨安縣尉周(友諒)
- 右修職郎權臨安府觀察判官羅(公旦)
- 左承直郎添差臨安府觀察判官王(明發)
- 清淨居士李(琛)
- 淨智居士黃(文昌)
- 無住居士袁(祖嚴)
- 右修職郎新洪州司法參軍王(中復)
- 左文林郎常州軍事判官趙(文恪)
- 左文林郎充江淮都督府淮備差遣(蔡幀)
- 右通直郎充江淮都督府幹辦公事羅(博文)
- 右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事賜緋魚袋向(澣)
- 右奉議郎監行在左藏南庫路
- 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張(伯厚)
- 左朝散郎直秘閣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賜紫金魚袋何(麒)
- 右承務郎守太府寺丞王(之奇)
- 儔與佛日大慧普覺禪師游逾三紀矣忽聞圓寂不勝悲愴天下獨步宗師云亡孰不歎惜自惟衰耄屏跡海瀕莫遑躬致茶果之奠聊賦詩一首以寫我心云爾　一真居士莫儔
- 雙槐居士鄭績隆興改元十月九日致薄祭于大慧普覺禪師塔前遂作五偈以道追慕之情

◦ 讚方外道友
- 紫巖居士畫像讚(并序)
- 侍郎胡公(明仲)畫像讚
- 游運幹(蕭卿)畫像讚
- 安撫劉公(方明)畫像讚
- 直閣向公(宣卿)畫像讚(并序)
- 又野服像讚(并序)
- 峴山居士徐顯謨畫像讚
- 同前
- 張徽猷(昭遠)畫像讚
- 覺明居士夏運使畫像讚

- 向侍郎畫像讚
- 劉通判(彥冲)畫像讚
- 郭縣丞畫像讚
- 徐和仲畫像讚
- 徐明叔畫像讚
- 同前
- 李總幹畫像讚
- 路撿法畫像讚
- 本閑居士畫像讚
- 榮侍郎畫像讚
- 方經略敷文畫像讚
- 無相居士畫像讚
- 太虛居士畫像讚
- 趙觀察畫像讚
- 蘇知縣(甫明)畫像讚
- 孟監場(異夫)畫像讚
- 徐御藥畫像讚(号審觀居士)
- 歐陽總幹畫像讚
- 張都監畫像讚
- 李光祖畫像讚
- 陳逍遙畫像讚
- 無相居士畫杜少陵像求讚
- 方敷文畫東坡先生像求讚(二)
- 柯信甫畫像讚
- 覺苑冲長老求王承宣畫像讚
- 盧宣教畫像讚
- 歲寒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 孫郎中求羅先生畫像讚
- 傅□□畫像讚
- 妙心居士畫像讚
- 王校正畫像讚
- 王子正畫像讚
- 王大授畫像讚
- 唐主管携先文畫像求讚
- 傅□□畫像讚
- 蘭廷彥畫像讚
- 俞巡撿畫像讚
- 歐陽提幹畫像讚

- 羅國信畫像讚
- 錢計議畫像讚
- 鮑知府畫像讚
- 張太尉畫像讚
- 又作僧像求讚
- 董太尉畫像讚
- 湛淨居士畫像讚
- 妙觀居士畫像讚
- 李運使畫像讚
- 張侍郎畫像讚
- 趙知宗畫像讚
- 唐大夫畫像讚
- 徐侍郎畫像讚
- 幻住道人畫像讚
- 楊太保畫像讚
- 孫參政畫像讚
- 無垢居士張侍郎畫讚
- 雙槐居士鄭參議畫像讚
- 韓尚書畫像讚
- 錢侍郎畫像讚
- 妙圓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 讚佛祖

- 釋迦出山相
- 文殊問疾(二)
- 入定觀音(二)
- 維摩居士(二)
- 觀音達磨相對像
-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 初祖達磨大師(二)
- 二祖
- 六祖大鑑禪師
- 馬祖大寂禪師
- 龐居士(二)
- 布袋和尚(四)
- 臨濟和尚(三)
- 普化和尚
- 雪峯真覺禪師
- 法眼李王相對像

        - 言法華
        - 五祖和尚
        - 圓悟禪師(四)
        - 覺範洪禪師
        - 死心和尚
        - 佛燈珣和尚
        - 南華昺和尚
        - 牧庵忠和尚
        - 和山方和尚
        - 普照英和尚
        - 普照欽和尚
        - 佛日才和尚
        - 普明和尚
        - 泉州勝和尚
        - 妙空佛海訥和尚
        - 含清照和尚
        - 天王光和尚
        - 開善護和尚
        - 南華明和尚
        - 南安巖瑯和尚
        - 玄沙昭和尚
        - 慈雲祖和尚
        - 國清遠和尚
        - 溈山慧和尚
        - 能仁敏和尚
        - 正堂辯和尚
        - 山東惠雲金師翁
        - 山東惠雲周師翁
        - 鹽官慧生庵主
        - 喻彌陀
        - 萃長老寫宏智禪師與師相對像求讚
        - 保寧秀和尚
        - 夢庵信和尚(二)
    - No. 1362-B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62-A

(祖慶)嘗欲焚前錄，俾學者自悟西來直指，不滯文字語言。今復鏤此板，何也？正欲枷上著枷，縛上增繩，令渠自透自脫，靈剎漢一見便知落處。更於此錄求玄妙，尋言句，一任鑽龜打瓦。

淳熙戊申重陽日住鐘山小師 (祖慶) 謹書

No. 1362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上

參學比丘 法宏 道謙 編

洞山廣道者，叢林號曰廣無心，梓州人。初游方，問雲蓋智和尚：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床，展兩手吐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將此語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只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亦打。廣於此大悟。真淨因作頌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慈明、琅琊、大愚等數人，辭汾陽相讓，不肯為參頭。汾陽云：此行不可以戒臘推，聽吾一頌：夭無頭，吉州城畔展戈矛，將軍疋馬林下過，袁州城裏鬧啾啾。慈明出班云：楚圓何人，敢當此記莂？遂領眾禮拜。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淨問：近離甚處？準云：大仰。淨云：夏在甚處？準云：大溈。淨云：甚處人事？準云：興元府。淨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準罔措。淨云：適來祇對，一一靈明天真，及乎道箇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準云：某甲不會。淨云：一切見成，更教誰會？

洪州黃龍山父子，傳器當代。新山主道眼明白，但其緣法與世不偶，故衲子罕從之。然鼎新一院，皆合叢林典刑。或問其故，新云：自有說禪者來。院成，詣南昌陳乞，請積翠南禪師傳法住持，郡可其請。後數年，新化去，塔於山中。南忽一夜夢見神人云：乞去守塔。寤亦不經意。一日，坐於方丈，又見前夢中人云：[(厂@((既-无)-日+口))*頁]去守塔。遂詰之，神云：自有交代人來。未幾，果塑像人至，乃令別塑土地，移舊者守新山主塔。

暹道者，久參雪竇，欲舉住金鵝。暹聞之，夜潛書二偈於方丈壁間，即遁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廁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嵓竇，眷眷無言戀碧層。又曰：三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

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山。暹後出世開先，承嗣德山遠和尚，續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欣然問曰：暹首座出世，為誰燒香？專使曰：德山遠和尚。婆子詬罵曰：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為你，你得恁麼孤恩負德！

雲居舜老夫常譏天衣懷禪師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座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訶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如前訶罵。秀出眾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遽曰：久立大眾，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湖南小景淳上座有才學，曾著無縫塔銘，大通本禪師用其語答無縫塔話云：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淳居岳麓寺，律身精進，偶一夜經行殿陛，失脚被攔，傍僧掖起，昏懵不辨人事，至於平生所著文字亦不能曉。兜率照禪師初遊方過岳麓，聞老宿言淳事，照驚曰：我此生參禪不明心地亦如淳也，偶一攔尚如此，況隔陰耶？

蜀僧太瘤，居眾時，常嘆佛法混濫，異見鋒起。乃曰：我參禪若得真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誓禮馬祖塔，長年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遍至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雪竇聞其語，後相見，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云：這老漢果然口裏水漉漉地。遂撼一坐具便行。直歲不甘，令人於中路歐打，損太一足。太後至都下，放恣廛市。有官人請歸家供養，每令侍妾奉事。太屢告辭，官人確留之，愈加禮敬。太一日伺官人至，故意挑其妾，官人以此改禮，因得辭。不數日，於閙市中端坐而化。

大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雖盡得其道，唯以生滅為己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琅琊廣照公安圓鑑居眾時，汾陽令探明安宗旨在大陽，因平密授明安常云：興洞上宗乘非遠。即覺二人云：有平侍者在。明安以手指胸云：平此處不佳。又提拇指丫义中示之云：平向去當死於此。洎明安示寂，遺囑云：瘞全身十年無難，當為大陽打供。入塔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遂作李和文都尉所施二黃白器物，書於塔銘，而實無之。平後住大陽，果要開塔焚之，耆宿切諫，平曰：於我有妨。遂發塔，見明安顏貌如生，遂焚之，薪盡儼然，眾皆驚異。平以油盌薪，俄成灰燼。眾以事聞官，坐平謀塔中物不孝，還俗，自稱王秀才。謁琅琊，琊云：昔日平侍者，今朝王秀才。我在大陽時，便見你做處。遂不納。又謁公安，安亦然。平流浪無所歸，竟不免大陽丫叉之記，悲哉！

峨眉山白長老常云：雪竇有頌古百餘首，其詞意不甚出人，何乃浪得大名於世？遂作頌千首，以多為勝，自編成集，妄意他日名高雪竇，到處求人賞音。有大和山主，遍見當代有道尊宿，得法於法

昌，遇禪師不出世，住大和，稱山主氣吞諸方，不妄許可。白携頌謁之，求一言之證，欲取信後學。大和一見，唾云：此頌如人患鵐臭，當風立地，其氣不可聞。自此不敢出似人。後黃魯直至其寺，書于壁云：峨眉山白老，千頌自成集。大和曾有言，鵐臭當風立。
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琅琊廣照之嗣，與郭功甫厚善。南康守以事臨之，宣令人持書與功甫，且囑莫令縣君見。功甫時任星子尉，得書云：某更有六年世緣未盡，今日不奈抑逼何，且托生君家六年，望君見[(厂@((既-无)-日+口))*頁]。功甫得書，既驚且喜，中夜彷彿見宣入臥內，不覺失聲云：此不是和尚來處。妻問其故，功甫呼燈，以宣書示之，果有娠。及生，即名宣老，纔周歲，記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和尚過其家，功甫令出相揖，纔見，便呼師姪，端云：與和尚相別幾年耶？宣屈指云：四年。端云：在甚處相別？宣云：白蓮莊上喫油糍。端云：以何為驗？宣云：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門外推車過，端云：門外甚麼聲？宣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宣云：平地一條溝。後六歲，無疾而化。
海印信和尚，桂府人，嗣琅琊，住蘇州定慧，時年八十餘。平日受朱防禦宅供養，屢到其家。一日，朱問云：和尚後能來弟子家託生否？信笑諾之。歸院小不快，數日而化。其化日，朱家生一女。圓照本禪師聞其事，往訪之，方出月，一見便笑。圓照喚云：海印，你錯了也。女子便哭，當時化去。
和州開聖覺長老參長蘆夫和尚，久無所得，聞五祖法道，徑造席下。祖一日室中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為座元，祖舉似之，悟云：好則好，只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言下搜看。次日入室，祖如前問，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昨日為甚麼是，今日又道不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後出世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擣，遂於痛處發癰成竅，常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長蘆福長老，世緣頗稔，而道眼不明。常將所得施利舟，載往上江齋僧。圓通秀禪師聞之，往驗其虛實。適至，遇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殺顢頇。信手拈來草，猶較些子。便下座。秀大驚曰：說禪如此，誰道不會？乃謂諸方生滅，遂躬造方丈謁之。具說前事，請益提唱之語。福依文解義。秀曰：若如此，諸方不謾道你不會。
開先暹和尚為歸宗南禪師作禪牀銘曰：明珠產蚌，凉兔懷胎，觀此繩牀□，道之媒。南次為開先作銘曰：著地便穩。
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談論次，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想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又一日，謂元曰：

坐禪實不虧人，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來坐間已就。元大笑。

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恐有過孔孟者。荊公曰：誰？文定公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荊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去。荊公欣然嘆服。後舉似張無盡，無盡撫几歎賞曰：達人至論也。援筆記于案間。

任觀察，內貴中賢士，　太上皇極眷之。任傾心釋氏，遍參知識，每自嘆曰：幸得為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世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願，遇休沐還私第，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書華嚴經，每一字三禮，願來生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少遲，客怒曰：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中寫一卷赦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取經示之曰：此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吞鐵丸底赦書。客驚駭久之，還家亦自寫一部。

宣州興教坦禪師，溫州牛氏子，世業打銀，因磨洗銀瓶次，忽有省，遂出家受具，遊方為琅琊廣照之嗣。懷禪師住興教，坦為第一座。及懷受別請，欲舉坦繼住，時刁景純守宛陵，懷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續住持，願示夢于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堂上，懷凌晨辭州，刁舉所夢，懷大笑。刁問其故，懷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也。刁就座出帖請之，坦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坦云：鷄足峯前風悄然。宗云：未在更道。坦云：大雪滿長安。宗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拜。坦云：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云：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盖覆却？宗云：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云：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話，至未在更道處，坦云：我有三十棒寄打雪竇。宗乃禮拜。

真淨禪師，遊方所至，辯論傾座，眾目為飽參。坐夏大溈，夜聞僧誦雲門語云：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因有省。到德山，遇應達磨小參，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出眾訶之。遲明即行，欲謁雲峯悅禪師。至湘鄉，聞悅化去，乃上雲居。時舜老夫預造壽塔，淨曰：這俗漢不宿。出山徑造黃蘗，見南禪師。南嘗問學者曰：鍾樓上念讚□，脚下種菜時如何？眾下語□□契，乃問勝首座云：猛虎當路坐。南大稱賞之，遂退居積翠菴，令勝補其處。淨三到庵中，機緣不契，乃云：我自悟處，此老只是箇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下山至翠巖，見順和尚。順問：近離甚處？淨云：黃蘗。順云：菴頭老和尚安樂否？淨曰：安樂。順曰：甚處人事？淨

曰：關西。順曰：說話又不似關西人。淨曰：幼曾遊學。順曰：甚處為僧？淨曰：北塔廣和尚小師。廣與秀同參雙泉郁，順即哭曰：頃訥祖印參此二大老，不會渠說話，及乎我參得些禪，要見他已遷化了。因此號順婆婆。又問：新黃蘗住得如何？淨曰：甚好。順曰：渠只下得一轉語好，便住黃蘗，禪也未夢見在。淨因此豁然見得積翠用處，遂作數頌。因暫到，先寄積翠，南閱頌知之。淨至，南問：甚處來？淨曰：翠巖。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淨曰：向甚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淨云：恁麼則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云：脚下鞋甚處得來？淨云：廬山七百錢唱得。南云：何曾得自在？淨指鞋云：何曾不自在？南異之。一日，因侍者捲簾次，南問：捲起簾時如何？者云：照見天下。侍者乃佛陁遜禪師。南曰：放下簾時如何？者云：水泄不通。南曰：不捲不放時如何？者無語。南舉似真淨，淨曰：和尚須替侍者入涅槃堂始得。南厲聲曰：關西人自來無頭惱。淨乃指旁僧，即雲居祐，時為藏主，云：只這藏主也未夢見在。南大笑。

湛堂準和尚因讀諸葛孔明出師表，遂悟作文章有羅漢疏云：阿羅漢者，梵語也，此云無生。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受如來付囑，應供人天，福利一切羣情，檀越宜興供養。又有水磨記云：泐潭山即馬祖大寂禪師與昔禪者輩選佛大道場，雖年代深遠，而佛法未嘗遠也。但其間善知識所見不同，幺有高下，故有遠矣。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觀其所以，即知眾生本來成佛，無有高下。其高下在人，不在法也，而況末世有我說法者？是故選佛求師，不得不審也。大宋元符戊寅，有漢中沙門意中上人，尋師訪道，選佛參禪，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其場也，戲乎一時；以其功也，利益千古。於是革其舊制，郢人猶迷，徇器投機，變通在我。豈以繩墨拘其大猷，而為古人規矩之所限哉？是謂有子不可教。其可教者，語言糟粕，非心之至妙。其至妙之心在我，不在文字語言也。縱有明師密授，不如心之自得。故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皆靈然心法之妙用也。故有以破麥也，即為其磑；欲變米也，即為其碾；欲求麵也，即為其羅；欲去其糠也，即為其扇。而規模法則，總有關楗，消息既通，不撥自轉。以其水也，一波纔動，前波後波，波波應而無盡；以其磑也，一輪既舉，大輪小輪，輪輪運而無窮。由是上下相應，高低共作。其妙用也，出之自然，故不假人力之所能為，而奇絕可觀。玄之又玄，然後左旋右轉，竪去橫來，更相擊觸，出大法音，皆演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而聞者聞其心，見者見其性，以至鼷嘗知覺，盡獲法喜禪悅之樂。又何即以米麵諸所須物，供香積厨而為二饍，飽禪者輩往來選佛者歟？

圓悟禪師初在溈山，一日，真如和尚問曰：如何？悟云：起滅不停。如曰：可知是博地凡夫。老僧三十年在裏許履踐，只得相似。次見晦堂，堂曰：我住院十二年不會，如今方會，脚尖頭也踢出箇佛。後住昭覺，有長老問：劉鐵磨到溈山并雪竇御街行頌，未審此意如何？悟曰：老僧更參四十年，也不到雪竇處。長老歎曰：昭覺尚如此道，況餘人耶？

劉宜翁嘗參佛印，頗自負，甚薄真淨。一日，從雲居來遊歸宗，至法堂見真淨，便問：長老寫戲得幾年？淨曰：專候樂官來。翁曰：我不入你這保社。淨曰：爭奈即今在這場子裏。翁擬議，淨拍手曰：蝦蟆禪只跳得一跳。翁大服。又坐次，指其衲衣曰：喚作甚麼？淨曰：禪衣。翁曰：如何是禪？淨抖擻曰：抖擻不下。翁無語，淨打云：你伎倆如此，要勘老僧。

錢易郎中訪真淨，說話久，欲登溷，淨令行者引從西邊延壽堂裏去，錢遽云：既是東司，為甚麼却向西去？淨云：多少人向東邊討？

南康諸山相會，佛印後至，真淨問云：雲居來何遲？印云：為著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淨云：却被歸宗吞了。印云：爭奈吐不出。真淨云：吐不出，扃即出。

真淨和尚有時遽喚侍者：將老和尚真來。侍者將南禪師真至，展開，淨以手加額云：不是這老和尚，豈能如此？輒顰蹙半餉，即戒収之。每每如此。潛菴源和尚每見南禪師真，即淚下。

真淨罷參，辭南禪師。南戒曰：你更須見英。邵武淨稟旨見英，入室相契。英謂曰：子真參得雲門禪。南常歎曰：英門戶廣大，吾所不如。其為積翠所重如此。南示寂，偶泐潭虛席，南昌移文命英補處。英蹶然曰：黃龍之道，捨我而誰？受之不辭。一日，執事者紛諍不已。英曰：吾領眾不肅，有媿先師。奄然告寂。

李文和都尉請琅琊覺和尚注信心銘，琅琊大寫一句，下面小寫一句，文和一見大稱服。

雪竇在廬山羅漢林禪師會中，一日同林看開池，林問：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如今池成，為甚麼不見月？竇以瓦片投池中，林喜之。一日上堂，竇出問云：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云：只為法爾不爾。竇云：大眾記取和尚答話。拂袖歸眾。知事忿其不禮拜，欲挫辱之，遂請至庫司問其故，竇云：和尚道甚麼？一僧云：法爾不爾。竇云：你道得不是。却問次，一僧亦云：法爾不爾。竇云：這漆桶。拂袖便行，因作師子峯詩而去。

舜老夫一日問秀圓通：聞你見懷和尚，是否？秀云：是。舜云：有何言句？秀云：有投機頌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前獨足立。奪得驪龍頷下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舜云：不好。別有甚麼言句？

秀云：一日有長老來參，懷舉拂子云：會麼？長老云：不會。懷云：耳朵兩片皮，牙齒一具骨。舜歎云：真善知識。秀從此服膺舜老夫。

洞山寶禪師嗣五祖戒和尚，廬州人。生於娼室，無姓，為人廉謹。嘗在五祖主寺事，戒病，令行者往庫司取生薑煎藥，寶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寶方取薑付之。後筠州洞山缺人，郡守以書託戒，舉所知者主之。戒曰：賣生薑漢住得。遂令出世，住洞山，後移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者來，問：甚官吏？云：縣尉令避路。寶立道左避之，忽見馬跪不行，寶曰：畜生却識人。尉再拜而去。復遷雲居，一夜，山神肩輿遶寺行，寶云：擡你爺，擡你娘，擡上方丈去。神復輿歸方丈。寶初行脚，嘗宿旅邸，一夕，為娼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寶坐禪，明發，娼女索宿錢，寶與之出門，自燒被褥而去。娼女以實告其父母，遂請歸，致齋以謝，謂其真佛子也。嘗作達磨祖師贊，大播叢林，琅琊覺和尚和之，今載正法眼藏。

大愚芝和尚會中有僧，日誦金剛經二百遍。芝聞得，令侍者請至，問云：聞汝日誦金剛經二百遍，是否？僧云：是。芝云：汝曾究經意否？僧云：不曾。芝云：汝但日誦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口誦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驀然有省，遂以白芝。芝遽指禪床前狗子云：狗子[口*尒]僧無語，芝便打出。潛菴源和尚退居豫章之章江寺，妙喜曾參扣之。一日，室中舉前話至不生法相處，芝云：狗子[吃-乙+小]！汝作麼生會？妙喜云：狗子！潛菴大稱賞之，謂其不生法相。大愚芝禪師方便善巧，如珠走盤，不留影迹。今以實法與人，豈不孤佛祖之心乎？

大申公執政時，因休沐日，預化疏請言法華齋。翌旦至府第，坐於堂上，申公將出見之，自念曰：拜即是，不拜即是。言大呼曰：呂老子，你好勞攘，快出來，拜也好，不拜也好。申公拜而敬之。齋畢，問未來臧否，言索筆大書亳州二字與之，不言所以。後罷相知亳州，治疊文字次，忽見二字在前，始悟其為讖也。

真淨和尚退洞山游浙，至滁州琅琊起和尚處，因眾請小參。真淨貶剝諸方異見邪解，無所忌憚，下座。見起和尚云：堂頭在此，賴是別無甚言語。起云：你也得也。二人相[(厂@((既-无)-日+口))*頁]大笑而去。

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浮山遠、天衣懷在眾時，特往參扣。正值雪寒，省訶罵駈遣，以至將水就旦過潑之，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唯遠、懷併疊敷具，整衣復坐。於旦過中，省至，訶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近前云：某甲二人，數千里特

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便去？若打殺也則不去。省笑曰：你兩箇要參禪，却去掛搭。續請遠充典座，眾苦其枯淡。省偶出莊，遠竊鑰匙，取油麵作五味粥。粥熟，省忽歸赴堂。粥罷，坐堂外，令請典座。遠至，自首云：實取常住油麵煮粥，情願乞和尚責罰。省令筭所直，估衣鉢還訖，打三十拄杖出院。遠舍於市中，託道友解免，省不允。又云：若不容歸院，只乞隨眾入室。亦不允。一日出街，見遠在旅邸前立，乃云：此是院門房廊，你在此住許多時，曾還租錢否？今計所欠追取。遠無難色，持鉢於市，化錢還之。省又一日出街，見其持鉢歸，謂眾曰：遠真有心參禪。令人呼其歸。

汾陽無德禪師一日謂眾曰：夜來夢亡父母覓酒肉紙錢，不免徇俗置以祀之。事辦，於庫堂設位如俗間禮，酌酒、行肉、化紙錢訖，令集知事頭首散其餘盤。知事輩却之，無德獨坐筵中，飲啖自若，醉飽而去。眾僧數曰：噇酒肉僧豈堪師法耶？盡包腰而去，唯慈明、大愚、泉大道六七人在焉。無德翌日上堂云：許多閑神野鬼，只消一盤酒肉、兩陌紙錢斷送去了也。豈不見法華經云：此眾無枝葉，唯有諸真實。便下座。

范文政公守鄱陽，薦福缺人，力致古塔主領住持事。一日對食次，有廣侍者，宣州人，立其旁。古於盤中取甘蔗一片，度與廣接得，便去支牀脚。古笑謂文政公曰：此子已後須參得禪。廣竟不出世，壽八十四，無疾而化。

真淨和尚遊方時，與二僧偕行到谷隱薛大頭處，薛問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皆無語，真淨立下肩應聲便喝，薛竪拳頭作相撲勢，淨云：不勞再勘。薛拽拄杖趁出。薛見石門慈照。自慶藏主，蜀人，叢林知名，徧參真如、晦堂、照覺諸大老。由廬阜入都城，見法雲圓通禪師，與秀大師偕行。到法雲，秀得參堂。有以慶藏主名達圓通，圓通曰：且令別處掛搭，候此間單位空，即令入堂。慶在智海偶臥病，秀欲往問所苦，而山門無假，乃潛出智海見慶。慶以書白圓通，言秀越規矩出入。圓通得書夜參，大罵曰：此真小人！彼以道義故，拚出院來訊汝疾，返以此訐，豈正人端士所為？慶聞之，遂奄息。叢林竟謂慶遭圓通一詬而卒。

撫州明水遜禪師在法雲侍者寮，時道林林禪師掛搭方丈，特為新到茶。遜躬至寮請之，適林不在。遜有同行僧與林聯案，僧曰：汝去，俟渠來，我為汝請。遜去，僧忽忘之。至齋退，鳴鼓會茶，林不至。圓通問曰：新到在否？趣請之。林至，圓通令退坐榻，立眾前責曰：山門特為茶以表叢林禮數，因何怠慢不時至？林曰：適聞鼓聲，欲赴茶，忽內逼，遂去登溷，趁赴不逮。圓通曰：我鼓不是巴豆，纔擊動，你便屎出。遜白曰：是某忘記，請某當出院。時同

行僧出眾曰：不干侍者與新到事，是某不合承受為渠請，偶失記，某當代二人出院。圓通高其風義，併宥之。
大溈秀禪師在仰山偉和尚會中為首座，山門請供養主二十人。先一日，以名赴堂司，令預知之。翌日，乃方丈受曲折，及會茶次，輒失一人。偉問：誰？曰：隨州永泰上座。秀曰：未諭已前告假，乞以他僧備員。偉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實在，首座匿之。偉亟令尋，果至。送入寮畢，遂鳴鍾集眾，數秀曰：汝為領袖，帥表後昆，處心不公，何以勸勵學者？秀舌大而乾，窘無以對，竟杖逐之，叢林畏服。
諸方尊宿示滅火浴，得舍利極多。唯真淨和尚舍利大如菽，五色晶瑩而又堅剛。谷山祖禪師，真淨高弟也，多收斂之，盛以瑠璃瓶，隨身供養。妙喜遊谷山，嘗試置於鐵砧，舉鎚擊之，砧鎚俱陷，而舍利無損。豈非平昔履踐明白，見道超詣所致耶？
賢蓬頭，江州人，溈山真如會中角立者。見地明白，機鋒穎脫，有超師之作。但行業不謹，一眾易之。真如結菴於方丈，後令賢獨處，唯通小徑，從方丈前過，不許兄弟往還。復二年，舉首眾立，僧秉拂說法，有大過人處，由是改觀。住郢州興陽數載，道大行。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和尚在溈山，目擊其事。妙喜遊興陽，尚及見其肉身。
筠州黃蘗泉禪師，初習百法論，講肆有聲。更衣南詢，見真淨和尚於洞山，有悟道頌，其略曰：一鎚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機鋒迅發，莫有當其鋒者。真淨嘗歎曰：惜乎先師不復見。後上堂說法，不起于座而示寂，真淨之言益驗。
湛堂準和尚，興元府人，真淨之的嗣。分寧雲巖虛席，郡牧命黃龍死心禪師舉所知者以補其處。死心曰：準山主住得，某不識他。只見有趙州洗鉢頌甚好。郡牧曰：可得聞乎？死心舉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郡牧奇之，具禮敦請，準亦不辭。平生律身以約，雖領徒弘法，不異在眾時。晨興後架，只取小杓湯洗面，復用濯足。其他受用，率皆類此。纔放晚參方丈，行者人力便如路人，掃地煎茶皆躬為之，有古人風度，真後昆良範也。
法雲佛照杲禪師，嘗退居景德鐵羅漢院。殿有木羅漢數尊，京師苦寒，佛照取而燒之，擁爐達旦。次日，淘灰中得舍利無數，諸座主輩皆目之為外道。佛照乃丹霞輩流，非俗眼所能勘驗。
仰山偉禪師服勤講肆，聲華藉甚。迨五十歲，方更衣入叢林，徑造筠州黃蘗參南禪師，抗志參問，久而未有省。發飲南洗脚水，經行廊廡間，見山中耆宿，即禮拜垂淚曰：念行偉年老，救取。行偉屏處一室，設獨榻燕坐，有客至，即讓榻，命就座炷香，叉手立其

傍，無他語，自爾無敢過門者。南知之，謂曰：汝忒[日*殺]絕物，不可如此。偉曰：行偉老矣，道業未成，何暇講人事？如趙州和尚云：我在南方二十年，除齋粥二時，是雜用心處。行偉何人，輒敢宴逸？南不能奪其志，而心益奇之。

延平陳了翁，名瓘，字瑩中，自號華嚴居士。立朝骨鯁，指佞觸邪，有古人風烈。留神內典，議論奪席。獨參禪，未大發明禪宗因緣，多以意解。酷愛南禪師語錄，詮釋殆盡。唯金剛與泥人揩背，注解不行。嘗語人曰：此心有出處，但未有知之者。諺云：大智慧人，面前有三赤暗。果不誣也。

佛照杲禪師謝事法雲，居景德寺鐵羅漢院。一日，因曬麥次，聞百法座主相語曰：禪和家多愛脫空。佛照造前曰：座主會講百法論，是否？座主曰：不敢。佛照曰：昨日雨，今日晴，甚麼法中收？座主無對。佛照以手中爬子打云：莫道禪和家脫空好。座主恚曰：和尚且道：昨日雨，今日晴，甚麼法中收？佛照云：第四十二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座主屈服。妙喜住徑山，上堂，舉前因緣，乃云：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

慈照聰禪師首山之嗣。咸平中，住襄州石門。一日，太守以私意笞辱之。墜歸，眾僧迎於道，首座趍前問訊曰：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如此。慈照以手指地曰：平地起骨堆。其地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剗去，復湧如初。後竟不意於襄州。

有僧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照云：有。進云：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照云：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檜勢如龍。無盡居士愛其語，而石門錄獨不載二事，皆妙喜親見無盡居士說。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病腫，求醫不効。乃淨掃堂宇骨肉，各令齋心焚香，誦熾盛光呪，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夜夢白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旋沒去。翌日，大小皆無恙。至誠所感，神速如影響，非佛力能如是乎？

顒，華嚴圓照本禪師之嗣。初因登溷喫攬，打破水瓶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富鄭公嘗參問之，見上堂，左右[(厂@((既-无)-日+口))*頁]視，忽契悟，以頌寄圓照曰：一見顒師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江山千里誰云遠，目對靈光與妙音。鄭公罷相居洛中，思顒示誨，請住招提。聞顒入境，躬出迓之。臨登車，司馬溫公適至，問：公相何往？鄭公曰：接招提顒禪師。溫公曰：某亦同去。聯鑣出郭，候於郵亭。久之，忽見數十擔過，溫公問：誰行李？荷擔者應曰：新招提和尚行李。遂索馬先歸。鄭公曰：要見華嚴，何故却歸？溫公曰：某已見他了。竟先還。妙喜嘗見李儀中少卿言之。

舜老夫住廬山棲賢，槐都官守南康，因私忿民，其衣淨因。大覺璉禪師嘗入舜室，聞舜還俗得得，遣人取歸，淨因讓正寢以居之，自處偏室。　仁宗數召璉入內問道，竟不言舜事。偶一日，嘉王取旨出，淨因飯僧，見璉侍舜之傍甚恭，歸奏　仁宗，召對便殿。時富鄭公為宰相，奏舜被刑，不可登對，只許朝見。　仁宗見之，嘆曰：道韻奇偉，真山林達士。乃於扇頭上書云：賜曉舜依舊為僧。仍賜紫衣銀鉢盂，特旨再住棲賢。舜去棲賢日，以二莊力舁轎至羅漢寺前，二力相謂曰：既不是我院長老，不能遠去。弃轎於途中而歸。暨舜再來，先令人慰諭二莊力曰：你當時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舜入院，上堂，舉頌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歡喜幾多嗔。

無盡居士自左司出守南昌，年飢，乃開東湖以濟民。民困，役死無數。時有寂禪師者，吳越錢氏之裔，住上藍。無盡令選一得力行者收瘞遺骸，滿千數，即與度牒。寂差行者文溫，福州人，操閩音作詩上無盡曰：知府左司也大奇，教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收死屍。願左司早入中書，生箇大男兒，更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寂欲檟楚，無盡知之，令人傳語長老：行者詩好，休要打他。

舜老夫一日舉鹽官和尚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侍者曰：扇子破也。鹽官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舜曰：時當三伏，正須扇子，為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它道：已颺在壏[土*(天/韭)]堆頭了也。

李康靖公，徐州人，微時嘗為豪右門舘東道。善地理，愛其忠孝直亮，以葬地遺之，窆其父，且謂曰：若要身為三公，即低其穴；若欲世世榮顯，可高數赤。雖高葬，公亦位至兩府。初登第，受文僖縣主簿，所得俸資，除供給家常外，唯用教子讀書。邯鄲公諱淑，時方七歲。真宗出幸，楊內翰億備顧問，邯鄲裹幞頭，衣綠袍，捧書一封，立於橋左。　真宗望見，令侍衛抱至，讀其書，猶疑假手，令別作太清橋賦，即於上前跪寫進呈。上大喜，楊內翰奏曰：此國家祥瑞，當為陛下賀。送入舘，三遷入翰林，前後十六年。

仁宗惜其才，嘗謂侍臣曰：李淑如一枝花，恐不耐風霜，若令作宰相，是速其死也。邯鄲英俊過人數等，讀書五行俱下，古今罕有其比，名重一時。當世鉅公薨背，不得邯鄲銘其墓，其子為不孝。康靖後果入兩府，今世世食祿於朝，家聲不墜，實康靖陰德所致耳。

翠巖真點胸，常罵舜：老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真云：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如此，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舜聞之作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尚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床眠。枕子撲落地，打破

常住塼。舜一日上堂云：黃昏後脫襪打睡，晨朝起來旋繫行纏，夜來風吹籬倒，普請奴子劈篾縛起。便下座。
五祖演和尚會中有僧名法閃，入室次，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閃云：法閃即不然。祖以手指云：住！住！法閃即不然，作麼生？閃於言下有省。後至東林宣秘度和尚室中，盡得平實之旨。一日，持一枝花遶禪床一匝，背手插於香爐上，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宣秘累下語，閃不諾。經兩三月，遂問閃曰：你試說看。閃曰：法閃只將花插香爐上，是和尚自疑有甚麼事？
圓悟和尚嘗參北烏崖方禪師，佛鑑和尚嘗參東林宣秘度禪師，皆得照覺平實之旨。同到五祖室中，平生所得一句用不著，久之無契會之緣，皆謂五祖強移換他，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你去遊浙，著一頓熱病打時，你方思量我在。圓悟到金山，忽染傷寒困極，入重病閣，遂以平日參得底禪試之，無一句得力。追繹五祖之語，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徑歸五祖去。佛鑑在定慧亦患傷寒，極危殆。圓悟病既愈，經由定慧，拉之同歸淮西。佛鑑尚固執，且令先行。圓悟亟歸祖山，祖喜曰：汝復來耶？即日參堂，便入侍者寮。經半月，偶陳提刑解印還蜀，過山中問道，因語話次，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詩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祖曰：且子細。圓悟適自外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麼？祖曰：他只認得聲。圓悟曰：只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吃-乙+小]。圓悟忽然有省，遽出去。忽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亦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悟。祖曰：此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爾喜。遂引去，遍謂山中耆宿曰：我侍者參得禪也。
佛眼和尚在五祖時，圓悟舉：臨濟云：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佛眼一日忽謂圓悟曰：我舉三句向你。以手指曰：此是第二句，第三句已說了。便去。圓悟舉似五祖，祖曰：也好[妳-女+口]。乃辭五祖，參歸宗真淨和尚。去後，祖謂圓悟曰：歸宗波瀾闊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月，有書抵圓悟曰：比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晦堂真贊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云云。踰年，復還祖山，眾請秉拂，却說心性禪。祖曰：遠却如此說禪，也莫管他。
洪州奉新縣惠安院，門臨道左，衲子往還泐潭、黃龍、洞山、黃蘗，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太守移書寶峯真淨禪師，命擇人主之。頭首、知事、耆宿輩皆憚其行。時有淵首座，向北人孤硬自立，參晦堂真淨，實有契悟處，泯泯與眾作息，人無知者。聞頭

首、知事推免，不肯應命。淵白真淨曰：慧淵去得否？真淨曰：你去得。遂復書舉淵。淵得公文即辭去。時湛堂為座元，問淵曰：公去如何住持？淵曰：某無福，當與一切人結緣，自肩栲栳打街供眾。湛堂曰：須是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曰：師入新吳，誘携群有。且収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秉殺活劒，作獅子吼。應群生機，開布袋口。撒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回玉走。咸令昧己之流，頓出無明窠臼。阿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祖祖相傳，佛佛授手。淵住慧安，逐日打化。遇暫到，即請歸院中歇泊，容某歸來修供養。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鼎新刱建佛殿、輪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偏焉。黃龍死心禪師訪之，淵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公理會些細大法門。新憚之，謂侍者曰：這漢是真箇會底，不能與他撑牙擘齒得，不若去休。不宿而行。淵終於慧安。闍維後，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兵火，殘破無孑遺，獨慧安諸殿嶷然猶存。豈非願力成就，神物護持，使不壞耶？今諸方袖手領現成受用者，聞淵之風，得不愧於心乎？

呂居仁初筮仕，授楚州鹽城主簿，有謝秀才為診脉，曰：主簿二十年後有急飢疾。後果如其言。再求之醫，謝曰：雖無害，已醫不得，仍不可服煖藥。常帶餅餌酒巵自隨。遷起居舍人，一日登對次，忽飢，即奏曰：臣有急飢疾，容臣退屏處服藥。　上笑許之。

王荊公問真淨和尚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真淨曰：頓乘所演，直示眾生日用。日用現前，不屬古今。今山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賓主，非關時處。又問：一切眾生皆證圓覺，而圭峯易證為具，謂之譯者之訛，其義是否？真淨曰：圓覺經若可易，維摩經亦可易。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之義亦何異哉？蓋眾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說，非是荊公脫服。

佛鑑和尚自浙中歸，祖山躊躇，不肯掛搭。圜悟曰：我與你相別纔踰月，比今相見時如何？佛鑑曰：我只疑你這些子。遂參堂。圓悟話間，舉：東寺和尚問仰山：汝是甚處人？山云：廣南人。寺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曾收得否？山云：收得。寺云：何不呈似老僧？仰山乂手近前云：慧寂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東寺云：譬如蟭螟虫於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大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謂佛鑑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時，又言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忽一日，謂圓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時只索一顆，仰山當下傾一栲栳。圓悟深肯之。

法雲杲和尚，遍歷諸家門庭。到圓通璣道者會中，入室次，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杲云：恩大難酬。璣大稱賞之。後數日，舉立僧秉拂，機思遲鈍，滿堂大笑，杲有慚色。次日，堂中特為大眾茶，安茶具在首座寮案上。偶茶瓢子落地，跳數跳，忽悟得答話。機鋒迅捷，無敢當者。復至真淨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後出世，上堂小參次，常謂人曰：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　詔住法雲。開堂日，中使捧
御香至，要語錄進呈。時洪覺範在會下，令侍者請來編語錄，云：且看老和尚面。覺範編次呈之，讀畢，謂曰：若要了生死底禪，須還和尚。若是攢花簇錦，四六文章，閑言長語，須是我洪兄始得。法雲平生氣吞諸方，孩撫時輩，盖所得有大過人處，乃敢爾也。
福嚴寘和尚，東川人。初遊方，見真如禪師，發明正見。在溈山知客寮立，僧因語言過失，乞退作園頭，以贖其罪。真如曰：汝薄福，事園供眾，乃所宜也。終二載求替，辭真如，要參真淨。五祖去，真如曰：遍歷諸方，先聖遺範，汝行勿遲，直造洞山室中相契。真淨舉領眾立。僧久之，又至四祖宣和尚會中，時時到五祖相見，即勘辯，果有過人處。五祖謂四祖曰：寘首座叢林達士，何不舉他首眾？四祖如其言。五祖亦上堂，稱其知見作略。有李修撰帥長沙，四祖以書薦之。未幾，福嚴虛席，平普融復薦之。李曰：當先應副四祖，但尋書未見。因對客坐次，有鼠於架上拖下一軸書，送在面前。取視之，乃四祖舉寘首座書。李異之，遂令出疏帖敦請。
泐潭深和尚，河東人，真淨之嗣。有悟侍者，偶在知客寮見掉下火柴頭，忽然有省，直上方丈通所悟。深喝出，自爾失心，引繩於延壽東司中自縊。夜後常在藏殿、知客寮、東司三處出沒，或敲磬，或移人鞋履，或度淨水瓶，一眾苦之。湛堂和尚遊浙回，充首座，聞其事，中夜故入延壽堂東司抽脫，壁燈微明，忽然撲滅。方脫衣，悟便提水瓶至，湛堂曰：未要，且待我脫衣。脫衣罷，接水瓶去。當時悟自縊間抽脫，須臾又送籌子來，洗淨了，喚云：接瓶去。悟纔接，乃捉住，摸其手，或似軟，或似硬，問曰：汝是悟侍者麼？汝便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下火柴頭有悟處底麼？參禪學道，只要知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在藏殿裏移端首座鞋履，豈不是你當時悟底？又在知客寮移枕子，豈不是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這裏與人提瓶度水，豈不是當時悟得底？因甚不知落處，只在這裏惱亂大眾？我明日勸大眾為你看藏經，裒錢設粥追悼汝，汝當別求出離，參禪學道，弘揚佛法，不得滯著於此。言訖，乃推一推，如瓦礫塔

子倒，索然有聲，由是絕跡。湛堂臂冷如氷，踰年月方平復。盖非人附陰而至，故冷氣侵人如此。
許知可，毗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謂之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某家貧，無資可以遺人。白衣者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輒寤，思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病者日填門，無不愈者。後舉又中鄉評，赴春官，艤舟平望，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醫功普，陳樓間阻，殿上呼臚，喚六作五。思之不悟其意。後登第唱名，本第六人，因上名殿試罷不祿，遂升第五，乃在陳樓之間，方省前詩讖也。
佛光無礙禪師，自蘇州承安赴　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　惠恭皇后嘗於簾下見登對罷，乘空而去。故日以太官所進御饍供養，復令取禪師所食之餘還宮。又以地錦製法衣，自綴禪牌賜之，以表奉法之誠。冬月賜紅錦帳子，乃至服飾器皿，皆宮中所賜。法衣回施法雲佛照禪師。佛照復寄洪州寶峯湛堂和尚書云：地錦法衣，與準師弟行先師之道。湛堂示寂，留鎮山門，交割至今猶存。
照覺禪師自泐潭移虎溪，乃赴王子淳觀文所請。開堂後，百廢具舉。陞堂，小參，入室無虛日。常言：晦堂真淨，同門諸老只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盖照覺只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為道，更不求妙悟，却將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真實頓悟見生法門為建立。楞嚴經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現物為鬲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玄說妙為禪，誣罔先聖，聾瞽後昆，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之流，隨例顛倒，恬不知覺，真可憐憫。圓覺經云：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末世眾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為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眾生咎，豈虛語耶？
真淨和尚小參，云：今時有一般漢，執个平常心是道以為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並是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它：我手何以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有个生緣，那个是上座生緣？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凡百施為只要平常一路子以為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似生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晦堂和尚謂學者曰：你去廬山無事甲 裏坐地去，今得道子孫氷消瓦解，間有末流門如死灰。諺云：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信矣哉！
佛照杲禪師，初住歸宗，專精行道，未嘗少懈。深夜修敬罷，坐於僧堂地爐中。忽見二僧入堂，一人庞眉雪頂，一人年少，皆丰彩頎

然。杲心喜，自謂曰：我坐下有如此僧。須臾，二僧出堂，杲襲其後。見入佛殿中，杲亦隨入。燈影熒煌，爐中尚有火。杲炷香拜佛，二僧復出，亦襲其後。至佛殿前，偶失所在。自念忘却香合在殿內，回身取時，見殿門扃鎖，遂喚直殿行者守舜開門。舜取鎖匙開門，見爐中香煙未散，香合在寶塔上，自不喻其故。妙喜親見佛照說時，守舜在其傍，猶指以為證。

大丞相呂 公蒙正，洛陽人。微時生緒牢落，大雪彌月，遍于豪右，少有周急者。作詩，其略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身風雪却歸來。可想見也。塗中邂逅一僧，憐其窮窘，延之歸寺，給粮與衣，遺鏹遣之。纔經月，又罄竭矣。再謁僧，僧曰：此非久計，可移家屬住寺中房廊，食時隨眾給齋飯，庶幾可以長久。呂 如其言，既不為衣食所折困，遂銳意讀書。是年應舉，獲鄉薦。僧買馬雇僕，備衣裝，津遣入都下。省闈中選，殿試唱名為大魁。初任西京通判，與僧相見如平時。挈家赴官，終任入館。十年，遂執政。凡遇郊祀，所有俸給並寄閣。　太宗一日問曰：卿累經郊祀，俸給不請，何也？對曰：臣有私恩未報。　上詰之，遂以實對。　上歎曰：僧中有如此人！令具名聞奏，賜紫方袍，加徽號以旌異之。呂 計所積俸數萬緡，牒西京，令僧請上件錢修營寺宇，并供僧。其寺元是鐵馬營，　太祖、太宗二聖生處。　太祖朝已建寺，其僧乃寺主也。太宗別賜錢重建三門，賜　御書度僧。呂 公逐日晨興拜佛，即祝曰：不信三寶者，願不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於朝，外護佛法。猶子夷簡，申 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罷，即焚香，發廣慧璉禪師書一封。申 公之子公著，亦封申 國，元日發天衣懷禪師書。右丞好問，元日發圓照本禪師書。右丞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杲禪師書。其家世忱信痛敬，蓋有自來矣。故錄之以警後世云。

保寧勇禪師二上足。處清、處凝同參白雲端禪師。凝在侍者寮最久，端有鬲氣疾，凝常煨蘆菔以備無時之須。端作傅大士講金剛經因緣頌曰：大士何曾解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都無用，直得梁王[奴/目]眼睛。舉謂凝曰：[奴/目]底是甚麼？此一句乃為凝說老婆禪也。凝以為親聞，故綴頌下。凝後住舒州天柱山，清住舒州太平，有大機辯，五祖演和尚敬畏之。清嘗謂凝曰：吾弟禪乃是為老和尚煨蘆菔換得。

政和初，間有熊秀才，鄱陽人。遊洪州西山，過翠巖。時長老諱思文，嗣佛印元禪師，亦鄱陽人。遣二人力擡籃輿至淨相，所經林壑陰翳，偶見一僧，貝古神清，厖眉雪頂，編葉為衣，坐於盤石，如壁畫佛圖澄之狀。熊自謂曰：今時無這般僧。嘗聞亮座主隱于西山，疑其猶在，出輿踧踖而前，問曰：莫是亮座主否？僧以手向東指，熊與二力隨手看，回頭失僧所在。而小雨初歇，熊自登石，視

坐處猶乾，躊躇四[(厂@((既-无)-日+口))*頁]，太息曰：夙緣不厚，遇猶不遇也。
泐潭月禪師、黃龍南禪師齊名叢林，稱南有定力，月有辯才。常共飯而月卞急，一舉而盡飲漱棄去，不[(厂@((既-无)-日+口))*頁]他人遲速，南屢苦之。上藍晉禪師，月之甥也，侍次親目之，告南曰：師伯欲少待，但舉楞嚴一二義詰之，必忘所食。衮衮不已。南試之，果如晉言。
夾山齡、石霜琳，久依佛日才禪師。罷參後，同遊上江，至黃檗，見南禪師上堂小參，琳不諭其旨，遂求入室。齡怒之，爛歐一頓而去。琳後大悟，機鋒脫略，凡說法頗類真淨，而於真淨不相識。住石霜，以頌送僧，見真淨後句云：憧憧四海參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
生、肇、融、叡，乃羅什法師之高弟，号四依菩薩。嘗問什釋維摩經，至不可思議品，皆閣筆。盖此境界，非心思口議，遂不能措一詞。如李長者論入華嚴法界，詞分句解，皎如日星，泮然無疑。若非親遇了緣，安能如此？
保寧勇禪師，四明人。初更衣，依雪竇明覺禪師問道，雪竇訶為央祥座主。勇不意堂儀纔滿，即抽單望雪竇山禮拜，誓曰：我行脚參禪，道價若不過雪竇，定不歸鄉。遂至長沙雲蓋，參見楊岐會和尚，與白雲端和尚為弟昆。後出世住江寧府保寧，道播叢林，果如其言。
雲頂山敷禪師開堂日，有樂營將出問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遂回[(厂@((既-无)-日+口))*頁]堦前下馬臺云：請和尚吞却下馬臺。敷展兩手云：細末將來。樂營將於言下有省。
懷禪師嘗謂秀圓通曰：元青州、慶福建并汝三人克證吾宗，自餘皆是隨根受道。
須菩提解空第一，生時家室盡空，世尊纔陞座，須菩提便出眾云：希有，世尊！且道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天親菩薩作無量偈，只贊希有二字。圓悟禪師云：一句是一箇鐵橛。故六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
真淨和尚一日告南禪師曰：端和尚頌臨濟三頓棒因緣，與某見處一般。南云：汝如何會他底？淨纔舉，南喝云：端會你不會？
五祖和尚初參圓照禪師，會盡古今因緣，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半路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去神廟裏避得過。遂請益圓照，照云：此是臨濟下門風，須是問佗家兒孫始得。祖乃參浮山遠和尚，請益此公案，遠云：我有箇譬喻你，恰似三家村裏賣柴漢，夯一條衝檐了，却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祖云：恁麼地時，大段

未在。遠因謂祖曰：汝來晚矣，老僧年邁耳背，汝可去參箇小長老。乃白雲端和尚。老僧雖不識佗，見佗頌臨濟三頓棒因緣，見得淨潔。祖遂參白雲。

五祖和尚嘗問白雲：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白雲便喝，祖大悟。

五祖和尚既入白雲之室，白雲令山前作磨頭。祖逐年磨下，收糠麩錢，典解出息，雇人工開供外，剩錢入常住。每被人於方丈鬪諜是非，云：磨頭逐日磨下，飲酒食肉及非所，糠麩錢將使盡矣。一院紛紜。祖聞之，故買肉沽酒，懸於磨院，以手揶揄，與婦人語笑，無所忌憚。白雲一日喚至方丈，問其故，祖喏喏無他說。白雲劈面掌云：便去退却。祖色不怍，云：俟結筭了，請人交割。乃作禮而去。次日至方丈，云：某在磨下沽酒買肉之餘，剩錢三百千入常住。白雲大驚，方知小人嫉忌。時秀圓通作首座，受四面請，即請祖充第一座。及秀遷住棲賢，祖復繼住四面。

白雲嘗問五祖：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紙撚無油。意作麼生？祖云：無摸索處。後出世住四面，白雲以頌送之曰：無摸索處病難除，放下蛇頭捋虎鬚。今日雙泉通一線，好看月上長珊瑚。

五祖和尚云：我這裏禪似个甚麼？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既長成，忽自思惟：我爺在時，我爺養家；我爺老後，我却如何養家？也須學个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云：好得。一夜，引至一富家，穿窬入其宅，開物帛櫃，謂兒曰：你取性入櫃中取物。兒纔入，爺便閉却櫃門，將鎖鎖了，故於廳上敲打，令人家驚覺，乃先尋舊窬而出。其人家起來，點火照上下，果是有賊，然又去了。賊兒在櫃中怪云：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忽得一計，乃作鼠囓聲。其人家使婢點火開櫃，櫃纔開，賊兒遂聳身突出，吹滅火，推婢倒，急走出。其人家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一巨石投井中。其人家却於井中覓賊，賊兒乃直走歸家，問爺：何故鎖我在裏許？爺云：你且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事，爺云：你恁麼地，儘做得也。

五祖一日謂圓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痛。悟曰：不知有甚麼病？祖曰：禪忒多。悟曰：本為參禪，因甚麼却嫌人說禪？祖曰：但只尋常說話多少好？續有僧問：因甚麼嫌人說禪？祖曰：惡情悰便是。

圜悟、佛鑑、佛眼同在五祖，一日相謂曰：老和尚只是乾嗥嗥地禪，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為，不墮諸數。祖曰：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色是諸數，摩尼珠是佛身。圜悟謂二老

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力，他只一兩句便了，分明是个老大虫。
五祖嘗云：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云：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佛鑑和尚云：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今諸方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
圜悟和尚未出蜀時，已聞定慧信洞山文石霜琳禪師名。出蜀，聞琳已歸寂，因逗留溈山真如會中六七載，遂蹉跌，竟不見三大老，為終身之恨。
師初遊方，見宣州明寂紹珪禪師。珪徧見前輩，如琅琊、雪竇、天衣，皆承事請法。出世嗣興教坦和尚。後遷太平州瑞竹，退居西堂，師從之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珪令看因緣，皆要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師洞達先聖之微旨，珪嘗稱於眾曰：杲必再來人也。
復遊郢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首座。微在芙蓉會中首眾，堅為侍者十餘年。師周旋三公座下甚久，而曹洞宗旨者盡得其趣。授受之際，皆臂香以表不妄付授。師自謂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之，依湛堂和尚。一日，湛堂問曰：你今日鼻孔為什麼無半邊？對曰：寶峯門下。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甚麼？對曰：姓梁。湛堂以手自摩頭曰：爭柰姓梁底少个幞頭。對曰：幞頭雖無，鼻孔相似。湛堂曰：杜撰禪和。又看經次，問曰：看甚麼經？對曰：金剛經。湛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雲居山高，寶峯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湛堂曰：你却做得座主使下。湛堂一日謂師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也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參、普說，你也做得。只是有一件事，你還知麼？對曰：不知甚麼事。湛堂曰：你欠囚地一解在。你不得這一解，我方丈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後因湛堂疾亟，師問曰：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甲依附，誰可以了此大事？湛堂曰：有个勤爬子，我亦不識他。你若見之，必能成就此事；若見他了不得，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參禪。
師在寶峯時，元首座極見喜，因請告謁李商老，約一月便歸。後四十日方歸，元一見遽云：噁野了也，無常迅速。師不覺汗下。
師因讀洞山悟道頌，疑有个渠，又有个我，成甚麼禪？遂請益湛堂，堂云：你更舉看。師再舉，湛堂云：你舉也未會。便推出。
師因湛堂和尚示寂，請洪覺範狀其行實，又得兜率照禪師書為紹介，特往荊南謁無盡居士求塔銘。初見無盡，立而問曰：公只恁麼

著草鞋遠來？對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又問：年多少？對曰：二十四。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對曰：兩箇。又問：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對曰：今日親見相公。無盡笑曰：念公遠來，且坐喫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師曰：泐潭和尚示寂，荼毗，目睛、牙齒、數珠皆不壞，得舍利無數。山中耆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得得遠來，冐黷鈞聽。無盡曰：某被罪在此，不曾為人做文字。今有一問問公，若道得即做塔銘，道不得即與伍貫錢畧足，歸兜率參禪去。師曰：請相公問。無盡曰：聞得準老眼睛不壞，是否？師曰：是。無盡曰：我不問這箇眼睛。師曰：相公問甚麼眼睛？無盡曰：金剛眼睛。師云：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無盡曰：恁麼則老夫為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曰：先師多幸，謝相公作塔銘。無盡唯唯而笑。

圓悟問師：達麼西來，將何傳授？師云：不可惚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此是第二句。

圜悟問師：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開寶塔。

圜悟問師：巖頭纔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意作麼生？師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劒。

僧請益圜悟，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投子下禪牀立，意旨如何？圜悟曰：切忌。復請益師，師曰：恰好。

師謂趙巨濟曰：老和尚忽退去後，別有人來教你禪。這一轉因緣怎生會？那一轉又如何會？便將熱屎潑，但記取。

師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圓通來云：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箇悟處，特來求首座印證。師云：你去，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說見處，為甚麼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其僧懨懶而退。

圓悟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在金山陞座，乃云：四年前見他恁麼地，及至來金山陞座，也只恁麼地。打一箇回合了，又打一箇回合，只管無收殺，如何為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劒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只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只管將出來弄？時有僧聞得，謂師曰：某前日因看他小參語錄，便知此人平昔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眾只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師云：事不如此，龍王得半盞水，便能興雲吐霧，降注大雨，那裏只管去大海裏輥，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底人，持一柄鎗，纔見賊馬，便知那个定是我底，近前一鎗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為人始得。

師因遺火燒簾，次日告香，舉狗子無佛性話，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雲門大師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因作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道火何曾口被燒？昨夜驀然簾上發，南海波斯鼻孔焦。

師因舉：趙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雪峰。州云：雪峰有何言句？僧云：雪峰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尋常向甚麼處痾？趙州云：汝更回去麼？僧云：即日便行。州云：我寄你个鍬子去。師云：如今諸方商量，趙州寄鍬子與雪峯，便道剗却那痾底。當時若道寄个鉢盂去，不知又如何商量？

師因舉：肇法師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師云：盖以理為神御，故不是默。然人多是去這裏死，却不得活，只得口掛壁上。古人道：依無住本，立一切法。雲門大師活得便會道：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英蓬頭曾下四轉語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是諸佛無說而說；淨名杜口於毗耶，是菩薩無說而說；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是聲聞無說而說；釋梵絕聽而雨花，是凡夫無說而說。此四轉語在他分上則儘好，若是為人則不得。李道山剃頭，請小參。山僧亦曾有四轉語：釋迦掩室於摩竭，喪盡家財；淨名杜口於毗耶，守繫驢橛；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把髻投衙；釋梵絕聽而雨花，望空啟告。

師因舉：舊見一老宿上堂云：我在老師會中得个末後句，不免布施大眾。良久，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便下座。師云：山僧即不然，我在老師會中得个末後句，不免布施大眾。便下座。

師因入室，退謂眾曰：今時兄弟知見情解，多須要記閑言長語，來這裏答。大似手中握無價摩尼寶珠，被人問你手中是甚麼，却放下了，拈起一个土塊相似，可煞是癡。若恁麼參，到驢年也則未省。師云：如今一般宗師為人入室，三五遍辨白學者不出，却教他說見處，便問：你見處如何？學者云：我見處說不得。却云：你說不得，我如何見得你去？若恁麼地，如何為得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處云：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明向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唯你繼得臨濟宗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那裏是見他處？須是如此始得。

師云：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案。恰似你將得箇琉璃瓶子來護惜，似箇甚麼？我一見便與你打破。你又將得箇摩尼珠來，我與

你奪了。你相次只恁麼來，我又和你一雙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你道既稱善知識，為什麼却要殺人？且道是甚麼道理？

師云：如今兄弟做工夫，不省者過在於何，只為要去明他。只如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揔不得，且作麼生明？是你將一轉語去明他得麼？永明他不得。古人忒殺直截，自是你不肯去直截處行，可謂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云：山僧待人至誠，須是你資質是始得，此是一超直入如來地。參禪須是直心直行、直言直語，心言直故，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祖師西來，只道直指人心。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擬議思量早曲了也，而況脫空乎？

師云：學道人如被人偷却一顆明珠相似，須是先捉得賊始得。若捉得賊，然後緩緩地考將來，自然尋得出也。

師云：你若會去，過他方世界，更他方世界，又他方世。師云：我這裏空手，只是用你底。

師云：大凡參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是。昔雲蓋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憩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个談空亭。太守不喜，遂問本慕[(厂@((既-无)-日+口))*頁]，本云：只將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遷本住雲蓋。若以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真實事不可以機鋒取人。寶峯元首座亦有道之士，答話機鋒鈍，覺範號為元五斗。蓋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答得一轉語。

師云：張無盡見兜率悅，却譏晦堂，有頌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是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當時諸方莫不嘆服。山僧後來見得，惜乎無盡已死，彼云：須知觸背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若將此頌要見晦堂，不亦遠乎？

師云：山僧在泐潭時，未參得禪，先會得汾陽十智同真，愛他道面目現在。遂作頌曰：兔角龜毛眼裏刺，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嘗舉似洪覺範，覺範歎曰：作怪！我二十年做工夫，只道得到這裏。

李參政漢老、蔡郎中子應、儲大夫彥倫、李教授端友，一日同會雲門菴，因師小參，舉趙州栢樹子話，有頌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諸人：既是打破趙州關，為什麼却尋言語？良久，云：當初將謂茆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李參政聞之，豁然契悟，謂師曰：若無後語，某亦不省。李端友私謂蔡子應、儲彥倫曰：不是李漢老參得禪，乃是李參政參得禪。子應曰：不然。參政公不是三家村裏漢，須是他自肯始得。彥倫曰：子應之言是也。

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川云：昔有人問泗洲：大聖何姓？州云：姓何。又問：住何國土？州云：住在何國。此意如何？龍云：大聖本不姓何，亦無國土，乃隨緣化度耳。川笑云：大聖姓何？住在何國？如是往返數四，遂致書於師，乞為斷此公案。師云：有六十棒寄去，三十棒打大聖，當初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馮居士，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是烏龍長老，教他自領出去。

師到明月堂，見壁畫枯骨，馮濟川頌云：形骸在此，斯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袋。師繼以頌云：即此骸骨，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

因無礙請師讚法海，真乃曰：上江老宿大段笑下江，雲門下却不笑覺印。盖他曾見保寧勇洎真淨輩，兼秀圓通曾見舜老夫、浮山遠，所以較別，其餘皆可笑也。盖法海嗣覺印，覺印嗣圓通也。其詞曰：廓圓通門，續雲門派。燕坐胡牀，虎視百怪。佩毗盧印，摧伏魔外。一句當陽，電光匪快。不動道場入三昧，贊毀二俱遭白癩。夫是之謂法海老人能於一毫端而遊戲無邊之法界。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上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下

李參政跋(漢老)

妙喜老人頃由訓徒，凡舉揚次，必引古今異事，欲聞後學之未聞耳。門人競書草軸，且為記事，或好事傳于方冊，悉非老人著述之文，以故事無次序，文不飾詞，但一時據實直截明道而已。叢林中不知其詳者，往往以此品藻是非，氷炭得失。於戲！今之學者，管天蠡海，一致於斯，失其真而循其贋，却其本而趁其末，誠亦夥矣。殊不知老人初無意於編集文墨乎？予不可默識，謾書於草本之後。辛酉上元日，無住居士李邴書于小溪草堂之上。

張丞相(德遠)

以大方便，護持正法。巍巍實相，迥超生滅。江河洶湧，龍象蹴踏。我觀師容，作如是說。
正令既行，天魔落膽。在在處處，法光照曜。有子弗識，謂師立我。看取太虛，雷聲電火。沛為法雨，均受其澤。以是觀師，自他莫隔。
法眼傳心，俗眼傳形。惟形與心，二揔非真。要識大慧，青天白雲。

李丞相(伯紀)

聞佛日之名，而未識其面；見佛日之相，而未聞其言。心契神交，未識面可也；目擊道存，不聞言可也。如水中月，雖非實見，已有清凉之意；如獅子吼，雖未發聲，已生畏仰之心。自非真是恁麼人、辨恁麼事，眾所推許，疇能及此？雖然，孤峯頂上訶佛罵祖，彼佛日也；一幅丹青默然無說，此佛日也。孰是孰非？明眼人必有辨之者。(咄！)

李參政(漢老)

師之事圜悟，如管仲之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師之辨邪正，如仲尼之尊周，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觀其說法，如雷如霆，要處如約如契，用處如日如月，合處如父如子。故一時英奇博達之士，皆重其道德，而從方外之游。四方鼻孔，遼天分座，說法之

流，亦服膺而稱弟子。嗚呼！所以起臨濟之正宗，光明盛大於世者，其有以也夫！
圓顱岳聳，秀眸電曄。和氣春融，孤標霜潔。為法梁楹，作世津筏。人天瞻仰，魔外震懾。更有一句，誰能辯別。道是則瞎却汝眼，道不是則蹇却汝舌。普化莫翻筋斗，趙州休言打殺。阿難迦葉盡攢眉，未了吾今為君訣。

李參政(泰發)

往年曾見老維摩，今朝忽著僧衣服。因甚丹青邈不成，只為從來無面目。

錢參政(處和)

□□□□□，天地不清寧。此老滅，天下太平。好時節，海裏蹺足坐。試問有何神通，把住驀面便唾。擬向金輪、風輪、水輪，欲界、色界、無色界，東勝身洲、西牛貨洲、南贍部洲、北俱盧洲，遶天一十八遭尋。這般列列挈挈、怪怪奇奇底尊慈，元來更無兩箇。(咄！)
肚裏無一物，眼前空做大。座下千餘人，從頭都罵過。一期快尊懷，惡名遂遠播。料想晉唐傳裏，必無如是之高僧。景德傳燈錄中，豈有這般底達磨。英靈衲子見之，好與驀面便唾。

馮給事(濟川)

要識徑山長老，強項更無倫匹。安却千五百眾，常住元無顆粒。若論說禪說道，果是縱橫難敵。一味性氣不常，佛也理會不出。隔江一見便回，敢保上上大吉。千五百人粥飯頭，三百餘州善知識。室中用箇竹篦，只要拗曲作直。若能當下全提，便見佛祖消息。信得及則立地成佛，不費纖毫力。
箇是徑山和尚，逆順千般萬樣。喜時菩薩不如，怒時脩羅莫況。信意七縱八橫，一任時人背向。虛空尚可猫邈，這漢從來無狀。

徐侍郎(稚山)

世尊梵相不可雕，誌公形容不可邈。若要脫體渾相似，不用丹青兼斲削。此身儼若禪定處，又似談空句非句。謾將寫示世間人，不如倒行出門去。

趙郡王(表之)

未出頭時，籠天蓋地；纔垂手處，驚天動地。家風不尋常，談禪成差異。識者望山贊揚，疑者謂渠罵詈。除非曾向此山頂上行，方解吞聲與飲氣。

劉侍郎(韶美)

平生凌跨佛祖，罵得半文不直。被人猫畫將來，一句何曾道得。道不得，聽不聞，只這些子，函蓋乾坤。所以四方學者，雲集其門。沒討頭處，翻袴作裩。我與此老，素無冤結。一回見面，眼中釘橛。不須到處，露渠醜拙。河清海晏秋天高，誰家甕裏無明月。

吳提刑(元昭)

英氣玉山橫，慈容秋月滿。道是徑山真，謂似砂烝飯。道非徑山真，麥中還有麵。除非識心人，是非都不管。滯貨百千年，秦時[車*度]轢鑽。
重興臨濟正宗，杓柄須還這漢，從來海上橫行，莫怪平生擔板。我今隨喜贊揚，要且一期方便，更若回頭[(厂@((既-无)-日+口))*頁]渠，瞎却天下人眼。

劉侍郎(季高)

瞿曇係，四十九。此傑孫，世希有。姿如天人仰如斗，七十五年獅子吼。接物利生慈父母，寫之丹青傳不朽。

蔡郎中(子應)

這箇老阿師，平生無所證，面目不足觀，言談非可聽。偏說大脫空，又愛使心行，攪擾天下叢林，訶罵古今賢聖。如何當代宗師，却有許多疵病？就中一處可憐生，解道狗子無佛性。(咄！)

張徽猷(昭遠)

稟奔雷掣電之機，負挾山超斗之氣。逢人說妙談玄，本分全無巴鼻。或時吹沙走石，元來是他游戲。若還不是具眼作家，管取落他這般圈襩。

氣宇軒昂，天資列挈。峭拔機鋒，雷奔電掣。格外鉗槌，烹祖烹佛。可憐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

鄭學士(尚明)

世道交喪，惡魔王長。堯日掃氛，佛日破妄。江湖亂離，存脩衰微。師來求人，說法應機。人住我去，人去我住。鵷鸞何求，鴟嚇腐鼠。火種刀耕，若將畢生。水雲無滯，山海任意。祖摧六宗，師辨正邪。只論一是，不問五家。居今行古，不存規矩。起廢針肓，只令一悟。久參衲子，來不可麾。裹粮服膺，何以使之。少與激發，皆活鱍鱍。放之叢林，莫爾敢遏。宗工大賢，其合也天。不見怒疑，見之釋然。如休黃蘗，如愈大顛。方來未艾，奕奕其傳。道在論實，不汝競口。分塗揚鑣，各視長久。草偃風馳，雷轟雨驟。話行不待，三十年後。

鄭參議(禹功)

真箇臨濟兒孫，透徹三玄三句。拈出丹霞幞頭，江北江南獨步。德山歌，禾山鼓，雪峯毬，巖頭舞。平地骨堆，做盡路布。爭如四海一閑人，襟韻飄飄袖輕舉。塞上將軍只識彪，辟易方知有真虎。人言此老喜談禪，此事誰人敢授傳？少室峯前無剩語，二祖風流遍大千。立雪齊腰，茲事且置，明月堂前又作麼生？熏風[颱-台+弗][颱-台+弗]今猶昔，正好披襟撫舜絃。

陳通判(次仲)

偉哉此老！有逼人之風韻，有如王之氣宇。以正知見，主張大法；以大力量，荷擔諸祖。縱口說禪，如雷如霆；恣意罵人，如風如雨。分別邪正，如正人端士之在廟堂；臨機殺活，如謀臣猛將之臨行伍。杜撰長老，嫉之如仇讎；本色衲僧，愛之如父母。楊岐一宗，歷五世而光明盛大者，賴此老以為法道之主。至其驢鞴方來，鉗鎚後學，道出常情，眾人莫得而擬議者，不過一條黑竹篦子。仁禪！仁禪！切須薦取。

傅經幹(忠厚)

堂堂徑山，人中之傑。舉世背毀，我獨面折。人謂汲黯，不在朝列。下筆縱橫，雷驅風卷。人謂東坡，不在翰苑。我知斯人，人天

之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蒲團拄杖，笑視軒羲。
朝賢祭文

特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榮國公湯(思退)

嗚呼！道基竺乾，化流普通。世歷七祖，枝分五宗。諸方作者，角立爭雄。逮晦而微，必昌而隆。大哉禪師，佛佛我同。行解相應，人境俱融。仲尼之日，老子之龍。照曜萬里，乘雲馭風。七十五年，法施無窮。震於華夷，仰如衡嵩。果滿緣周，順世而終。人天咨嗟，山林改容。惟師道鑒，夙契　宸聰。載錫命書，恩殊禮豐。我近逢師，警昏發蒙。亦窺其藩，未遊其宮。師遽云亡，今將安從。拘縻朝紱，致奠莫躬。緘詞命友，以紓我悰。師今湛然，常寂光中。生無所著，死亦非空。而我何為，拳拳于衷。尚享。

降授特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魏國公張(浚)

嗚呼，我之與師，本自心契。燕語從容，相忘物外。惟師之心，忠孝是依。憂國憂民，不落他歧。孰識真僧，巧肆中毀。投之嶺隅，快己私意。惟彼太虛，纖塵何污。惟彼真金，烈火何渝。晚歲際遇，本自天理。師不少留，為之出涕。尚享。

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知臨安軍府事賜紫金魚袋陳(輝)

佛法寖季，異見相攻。不有傑然，孰振其宗。猗歟大慧，道峻而通。孔老梵釋，內外混融。雄辯俊儀，如河決東。褒裳從之，靡求不供。下動閭里，上傾王公。歷載五十，莫嬰其鋒。晚歸龍井，談笑示終。師豈有逝，道俗所恫。饋奠之薄，聊寫我胸。尚享。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致仕劉(岑)

嗚呼大慧！示現於世，說法度人者七十五年。道大孰擬？直與古佛黃面瞿曇並軀而齊肩。正法寂寥，誰與扶持？賴吾大慧振起而復傳。道眼如斯，人天歸向。方當一心恃賴慈護，如子念母，如病得藥，如徒得車，如涉得舡。眾生如雲，與師有緣，聽法未厭，云何忽焉？雖聞示寂，尚冀住世，竟不少留而般涅槃。如師之高，生死去來，夢幻泡影，皆示教而設權。天人之姿，今復何在？懷想謦欬，猶了了於目前。唯是老朽識師京都，遇之擇木之堂，別之吳山

之嶺。屈指于今，幾五十年。心眼相照，無復世態。為眾生痛，徒想像於靈筵。形雖已矣，隨緣赴感，當不離菩提座而遍於三千大千。寓情斯文，如何可言？尚享。

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徐(林)

正教初傳，一花五葉。結果既成，枝分派列。楊岐正宗，圓悟是嗣。師子窟中，復生師子。哮吼奮迅，震動大千。魔軍潛伏，大用現前。群目瞻仰，曒日中天。師竄衡陽，我遷南土。移書相問，欣然心許。歲在己卯，始覿慈顏。欲傳其心，匪訓以言。欻然示寂，返真歸源。雙林滅度，三昧火起。葱嶺西歸，獨存隻履。四眾纏悲，如失怙恃。我之於師，慕戀無已。何以寓哀，薦之明水。尚享。

降授左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江淮都督府參贊唐(文若)

嗚呼！是本無法，法法相承。得無法法，指空示人。謂菩提印，謂魔王軍。神而明之，萬物俱陳。威音已前，誰鑿戶牖。迦葉一笑，符契相授。臨濟得師，棄而不守。鼇吞鯨擲，意氣無前。反睨其母，慈孝熏然。巍巍堂堂，證大自在。散落語言，傾倒渤澥。為汝說竟，信受匪親。禮樂征伐，若笑而顰。豈以障故，而生怒嗔。倒戈仗鉞，悉歸于仁。七十五年，俛仰如是。像教凋落，龍天憔悴。萬世一遇，有　大聖人。堯思舜聰，契此道真。隆名懿號，茲焉寵賁。法既不滅，師豈長逝。我念疇昔，與師無同。西家之西，東家之東。云何訃來，裹飯無及。編曲皷琴，明月其室。尚享。

左朝奉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喻樗)

大士達化，理難兩全，或得佛法，而無世緣。有據名山，其徒如雲，四眾雖仰，道價蔑聞。備是二者，粤惟導師，我不即物，物咸從之。豎拂拈槌，訶佛罵祖，聲如雷霆，震于東土。縱橫妙用，我不敢知，勢到佛力，尤為魁奇。紙衣立脫，隱峯倒化，視彼死生，實同晝夜。我瞻徑山，浮圖巍巍，稽首遺範，後學攸歸。尚享。

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提舉學事充福建路安撫使汪(應辰)

嗚呼！臨濟之道，不絕如綫。剽竊裨販，紛紛自衒。道不終晦，異人乃現。卓絕之識，縱橫之辯。乘鋒投機，間不容眴。嬉笑怒罵，種種方便。如鑿而雷，如闇而睨。一聞正音，不墮邪見。七十年間，更閱世變。持此噭噭，付之百鍊。生死亦然，夫豈流轉。我獨何為，食不能咽。念昔從遊，開我迷眩。我方在朝，移書責善。今無復聞，吾以自唁。重趼百舍，敬致茲奠。尚享。

左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提舉學事張(孝祥)

惟師道大德備，為人天師。細入微塵，妙周沙界。無呼不在，一以貫之。言語贊揚，其則彌遠。雙林告變，隻履云歸。海斷慈梁，人剜慧目。性路誰闢，佛燈永灺。像法之替，夫孰不悲。孝祥辱登師門，見謂可教。一言之誨，鍼痼起死。仲夏委書曰：將來臨日聽拏音。迺以訃至。惟日在天，人有明晦。我常與師，起居飲食。師存師亡，彼見如此。我辭薦羞，亦以彼故。尚享。

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鄂州兼管內安撫使方(滋)

惟師妙辯無方，英[木*栗]間出。承湛堂之三喚，文采既彰；契圓悟之一言，靈光洞耀。德譽喧騰於四海，禪徒奔走於諸方。雖風波嘗不測之淵，然松栢凜後凋之節。言不可已，存記載以不遺；道常無名，非贊歎之可及。俯念衰慵之迹，夙論道義之交。記倒屣之云初，辱持盂而惠[(厂@((既-无)-日+口))*頁]。過門頂謁，荐登衡嶽之蘧廬；易地相忘，屢枉程江之書札。迨來歸於吳越，曾何間於歲時。獨無龐蘊之機緣，可入終南之閫奧。亦乃循誘鈍根之士，昭垂法語之言。中視欿然，愛忘厚矣。驚傳訃問，越在客塗。想靈塔之已成，哭虛堂而無路。宗門閎建，覩隆棟之忽傾；苦海橫流，失慈航而安濟。肅陳薄供，聊寄私衷。尚享。

右奉直大夫直秘閣(易)

惟師，昔以道法，鳴於東南。領袖萬僧，聲名彌天，雖釋其衣，而心實儒。貫穿百家，氣雄萬夫，以言迓世，一跌幾年。生死窮達，如不動山，雖困其身，道則愈明。四海導師，斗南一人，昔寓衡嶽，時始見師。一見如舊，胸襟坦夷，生平自念，所遇孔艱。深中厚外，其徒實繁，與師一語，目明心開。西來妙旨，雖未究該，而其大節，荷師深知。今則已矣，誰其告之？嗚呼！子方病歸，幾臥九泉，僧悅忽來，報師之遷。拊枕失聲，揮涕咨嗟，知幾百歲，復

生師耶？師固超然，我心則勤，此一瓣香，非師莫陳。洋洋湘江，萬折必東，我之懷師，豈有窮哉？尚享。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黃鉞)

堂堂惟師，道大如天。徒知其高，孰見其全。出現於世，聲震大千。奔走四方，釋縛解纏。王公大人，服膺拳拳。晚契　皇明，恩旨屢宣。寶墨昭回，照耀林泉。方期入對，疏闢道源。師乎不留，遽順世緣。苦海茫茫，喪大法舡。正宗淡薄，君子憂焉。鉞識師晚，尚獲周旋。疇昔之別，忽復累年。往見不能，俗慮所牽。書來自夏，訃問忽傳。驚怛失聲，徒爾潛然。師如寶月，歷劫長圓。東升西沉，晝夜豈偏。此清淨輪，寧有變遷。緘詞千里，姑以告虔。山川雖隔，師常現前。尚享。

右朝散郎試將作監李(端民)

嗚呼！臨濟大用，楊岐正脉。不有偉人，孰探其頤。堂堂禪師，釋門標的。落髮受具，龍蛇混迹。周游四方，如玉蘊石。一見圓悟，機緣相直。狗子佛性，會其有極。全體現前，心融形釋。匪圈金剛，匪蓬栗棘。昔也黯暗，青天白日。昔也鈍滯，電光霹靂。囊篋細碎，窠臼綿密。光明普照，洞然明白。宗風既振，大闡法席。坐斷雙徑，魔外辟易。正令方行，盡掃蝥[蟘-代+忒]。彼何人斯，乃俾遷斥。投荒萬里，黃茅絕域。身雖可抑，其道不忒。挈包來歸，了無一物。　大君有命，育王振錫。學徒奔湊，亘于阡陌。旋歸徑山，坦塗再闢。謂言住世，永紹正嫡。云胡不淑，西歸履隻。嗚呼哀哉！耆舊凋零，正音孤寂。風穴之後，石腸鐵脊。一朝去此，悲慟奚益。慨念晚歲，盡夷畛域。茀莠之茂，公亦匪斥。縱心而行，刊落餘癖。浮謗川流，往往疑惑。醯鷄夏虫，有言昔昔。豈識大慧，一味真實。惟彼至人，本無欣慼。生非吾作，死非吾息。或是或非，凡情孰識。逆行順行，天亦莫測。若毀若贊，彼自揀擇。嗚呼哀哉！惟我支離，久仰名德。中間相望，雲海蕩潏。豈意東越，獲拜履舄。敘述疇昔，情同莫逆。揭來行朝，會面促膝。出入四載，俗累縈迫。夢想名山，跬步間隔。時因西風，間奉書尺。繼聞公病，憂憂懌懌。猶冀勿藥，言笑之適。翩然告逝，閟此和璧。龍象既往，憂心如怒。法乳其瘠，慧峯其泐。孰與揮斤，以斲郢質。側聞靈骨，塔廟奕奕。臨風愴恨，垂天闕翼。虔修清供，以寓痛盡。焚香遣价，覶縷敘述。用致神交，傾寫胸臆。明靈昭然，鑒于願力。應供善來，以慰心惻。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右監門衛大將軍昌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趙(不微)

嗚呼，我未識師，仰師之高，每虞先顛，畢世莫交。乃既一見，領略音旨，猊座春容，心目兩契。師亦印可，容我入室，呵呵大笑，去礙膺物。我實鄙鈍，賴師發蒙，睽異未幾，拳拳于中。此遭非辜，自救不暇，忽聞順寂，莫造几下。歲時晼晚，人物眇然，臨文哽塞，老淚如川。尚享。

右奉議郎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學事勸農

公事賜緋魚袋張(巨卿)

右修職郎臨安縣主薄莫(漳)

右修職郎臨安縣尉周(友諒)

惟師警悟之識，英特之資，禪門棟榦，後學宗師。三昧六通，萬轍千歧，如摩尼珠，隨物應之。詞鋒頡利，觸處投機，破迷釋縛，渙釋群疑。酌而不竭，用無盡時，如東海洋，莫能測之。淺識邪見，人各異師，執文害意，泥矩循規。磨甎未悟，卓錐何為？法雨普施，一洗空之。中遭譴斥，瘴嶺嶮巇，一身間關，萬里奔馳。折而不撓，恬然自怡，定力嶽峙，孰可沮之？能仁舊隱，綱領荐持，爰膺宸命，俯慰人思。神龍助供，草木生輝，四方龍象，靡然從之。維摩示病，退息隨宜，一彈指頃，隻履西歸。邈焉逝矣，我心則悲，薄奠致誠，庶幾鑒之。尚享。

右修職郎權臨安府觀察判官羅(公旦)

嗚呼哀哉！師真無意於茲世耶？抑佛祖之道當平沈而莫之繼耶？何一病遽蛻，人天欲挽而不可冀也？師之春秋七十有五，不可謂不壽，而大法所係，學者宗仰，雖百年而猶未慰也。自臨濟以來，顯道設教者不知其幾，而光明俊偉未有如師之比也。方其首眾京師，結菴洋嶼，頭角未露於諸方，霆震已驚於群耳。蓋師之所得，盡先聖之淵秘，而材力雄健又有絕乎其類者矣。觀其開闢道奧，論議駿發，浩乎如河海之莫際。及夫戲弄翰墨，一落千字，并孔老以為言，混三教而一致，世皆稱師聰明之過人，博聞而強記，而不知此皆其細也。握千聖之要機，揭明鑑而洞視，自凡學道之徒有過乎前

者，不待片辭之徙，而淺深洪纖皆得其肝肺，則師之服人，有前輩之所未至。故一時震動，四方響應，魁礨不羣之士，悉雲赴而川會。一登鄮嶺，兩主徑山，摳衣於座下者，率二萬指，名聲登徹於九重，而王公以下，莫不斂衽而欽事。昔其未見於世也，眾欲正其師位，而其得罪遷徙也，日夜望其復歸。歸而既老矣，羸粮影從者，視所之而輒詣。及其謝病退臥，而眾環繞弗散者，猶幸其一言之誨。嗚呼！孰知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法鼓晨裂，流星夜墜，剡尺紙以　上奏，即吉祥而飆逝。我生不淑，習業蒙翳，踈導洗滌，惟師之恃。今師已矣，野干亂鳴，蛙[吉/黽]嘈雜，將何所而止戾也。薄奠敬陳，繼以雪涕，非獨悼一己之曷從，蓋將為天下學者畏也。尚享。

左承直郎添差臨安府觀察判官王(明發)

惟師道滿四海，萬衲一師，坐斷今古，不留一絲。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而示人以不疑；浩乎猶河漢之無極，而人莫測其涯。所以能續佛命脉，而起臨濟於中微。師今云亡，天人疇依？聞者見者，亦孔之悲。嗚呼！住也無住，去也何為？師於中間，湛然不移。嗟予小子，器淺識卑□，與其進，不以遐遺。修敬覺靈，亦既後時，淪茗以奠，姑寫我思。尚享。

清淨居士李(琛)

惟師道大德備，識明行潔。赫赫若大霆震一世，皎皎若碧潭瑩秋月。視生死如去來，括造化於筆舌。真所謂臨濟之宗師，佛乘之人傑也。嗚呼！予與師衡陽之相逢，屢奉於從容。握手露情實，同契開心胸。昭然發蔀屋而覩光輝，洒然執熱惱而濯清風。歲在辛巳之春晚，振錫凌空於陽羨。予適值於造朝，偶參差於一面。迄偵伺以言還，遂欣然而獲見。方將拔我於流俗之中，慰我於生平之願。夫何尺書遠寄，九祖下被。丹青儼然，偈言疏示。稠封而來，足以見意。遺墨未乾，遽爾長逝。感德惟勤，豈不興涕。謂師之亡，神怪茫茫。謂師之存，白璧無痕。或隱或顯，其道彌尊。掣金鎖而碎玄關，収劍鍔而掩崑崙。琛也辱在交舊，輒致其勤。備潔誠而盡意，庶不忘於妙喜老人。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淨智居士黃(文昌)

嗚呼！我生遠方，俗學所蔽。區區見聞，惟執文字。役役世塗，莫匪聲利。不聞師名，況復法味。頗疑曩劫，曾預佛記。深禪妙句，時感夢寐。癸酉仲夏，一病幾躓。悚然驚悟，回向真諦。始知有師，道滿天地。其後三載，實始相值。初瞻相好，生大欣慰。無怒一機，偶發妙契。師笑謂我，何從得是。勉哉弗媮，成就法器。闔宗歸仰，父子兄弟。下及兒童，奔走承事。師適長沙，執別蕭寺。我既潛然，師亦出涕。云何導師，未免情累。乃知緣會，非止一世。師居徑山，我亦三至。今春之來，乃獲給侍。師不少留，泊然而逝。純陀後供，我則無愧。結集法藏，久出師意。敢有不敬，以負大施。師之道德，本不容議。或贊或毀，空中飛蚋。去來生滅，非一非二。我獨何為，感歎歔欷。邪見崢嶸，正宗凋弊。臨濟法道，寂寥誰寄。唯是之憂，日墮清淚。尚享。

無住居士袁(祖嚴)

嗚呼！天地雖大，有形斯彰。日月雖明，有數可量。惟我大慧，孰為乎方。若其有陳，為謗之端。往歲瞻禮，寓于四安。親授法語，盡平生歡。豈期遺誨，遽成永訣。波旬外道，罔不欣悅。從渠喧囂，如湯沃雪。孰知我師，不用言說。本自無生，今則何滅。四方有知，涕淚哽噎。引脰長號，饋奠以別。尚享。

右修職郎新洪州司法參軍王(中復)

嗚呼！極天下之明，不足以窺師之道妙；盡天下之口，不足以言師之盛德。其所以粗見於世者，至仁之功，如慈蔭妙雲，混元氣而覆三界；無礙之辯，如天潢之水，決萬仞而經九域。贔愚由是以知歸，狐狸於焉而屏息。方其身蹈世網，竄流夷貊，不陋而居，至者猶識。彼魔方熾，孰戰而克？萬里生還，槁項黃馘。
帝衷簡在，　天章屢錫。寵以嘉號，庥光赫奕。歸老林泉，為世所式。胡不百年，以休南國。嗚呼！生死去來，雖如昨夢，在師處之，固已無憾。其所可惜者，季世末學，將無所憑依，使野干夜號，正道滅熄，[土*適]埴索塗，不見斗極。嗚呼哀哉！中復二十餘年，辱知甚厚。不鄙其愚，推挽是力。三年薄領，調官北來。登山頂謁，晝談至夕。約我西歸，從容數日。豈期三月，遽返而寂。悵音容之莫追，歎山川之改色。陳薄奠以薦誠，寫忱辭之萬一。尚享。

左文林郎常州軍事判官趙(文恪)

惟師道尊一代，提法之宗。拔邪歸正，佛者知從。教闡宇內，罔不師崇。名起如日，破驚愚蒙。實大聲閎，達天之聰。大慧錫號，允諧僉同。百世之下，聞者嚮風。文悋久奉周旋，辱不鄙庸。知愛特至，洞察心胷。師去莫留，我念無窮。言雖在耳，曷瞻其容。窅縛于遠，修祭阻躬。覺靈不泯，領此素衷。尚享。

左文林郎充江淮都督府淮備差遣(蔡頔)

嗚呼！道有正傳，法無輕付。不落言詮，悉由心悟。死為可樂，生也有涯。作如是觀，所見則差。惟大慧師，絕離倫類。晝夜晦明，混融一致。去來自我，戒定俱捐。閩廣湖江，身百億千。念昔先人，參同默契。時出禪機，與師游戲。我之識師，實自孩童。首辱受記，將謂擊蒙。乃者謁師，于鄞之水。撞鍾迎門，萬二千指。昨秋邂逅，西湖之山。豈意此別，終焉莫還。方外所期，曷悲永訣。有志于茲，疑將誰決。紛紛邪解，亦謂宗師。臨濟餘風，繇茲懼衰。不有克家，孰能振起。諸見掃除，請從今始。師雖往矣，師則長存。敢不歸依，以實斯言。尚享。

右通直郎充江淮都督府幹辦公事羅(博文)

嗚呼！楊歧之旨，四葉而得圜悟，已大其門而起其宗矣。五葉得師，而其法益光明盛大。惟師具爍迦羅眼，用劍鋒上事，踏飜小艷之章，透出薰風之句，縱橫妙用，卷舒自由，如臨濟、德山，大機大用，訶佛罵祖，坐斷諸方。於一竹篦頭，鍛煉百千衲子，隨其根器，各得受用。諸多上足，皆叢林之楩柟，法筵之龍象，門庭之盛，儼然如馬祖、雪峯之當年也。博文早服高風，願扣茲事，纔通消息，許以針芥，且言已發決定之志，他日聚頭，必無疑也。師由回鴈，復遷程江，間關歲月，始得南歸。負笈謁師，由杭走明，乃獲相見於鄮峯之下，以踐前言。一聞法語，即契初心，然後知先覺之不吾欺，則師於我實有解黏釋縛、抽釘拔楔之力也。唯當拗折竹篦，如燒禪板，庶可少報不為我說破之恩耳。得師遺墨，豈勝愴然？屬以王事，遠適贛川，哭師龍山，阻造塔前。迨乎歲晚，始返淮堧，謹遣伊蒲之供，遙瞻雙徑之巔。嗟法幢之忽仆，念祖道之難傳，得法眼者，可不著鞭？惟靈光之不昧，鑒誠欵之勤拳。尚享。

右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事賜緋魚袋向(澣)

嗚呼！我生雖後，尚及老成。惟師妙喜，百世一人。人天所宗，如龍鳳麟。方袍圓衲，此特其形。通萬物於一理，孰知其真。漼自幼歲，已聞師名。見師宜春，如覩景星。師曰可教，朝夕是親。以訓以誘，以規之箴。凡二十年，幾登師門。荷師不忘，久而益勤。[(厂@((既-无)-日+口))*頁]其鈍根，頑冥弗靈。不足以承師之誨，而徒存此心。今師往矣，山摧川湮。此道此法，誰與主盟。漼也無似，身方埃塵。聞師順寂，失箸悲驚。嗟太山之安仰，歎此志之不伸。嗚呼！窮通離合，去來死生。師之視此，如夕與晨。漼復何言，區區此情。彈指東望，為師具陳。情不自已，師無我嗔。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右奉議郎監行在左藏南庫路

惟師天之秀靈，道之軌範。以達磨法髓，起臨濟宗風。直截示人，纖塵不立。一有得者，望而知之。自古以來，至今未見。方羣生之咸賴，何法梁之遽摧。所謂師之存也，於其可見之時，當見其不可見者。所謂師之亡也，於其不可見之時，當見其必可見者。乃知師非存亡之所能繫也。某夙承師訓，蒙獎提為最。今也咫尺，鞅掌是拘。為此道以興悲，奉深心以為報。伏惟尚享。

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張(伯厚)

制行卓絕，處已剛方。其心金石，其操氷霜。早悟法眼，聲名四揚。空門領袖，學者梯航。曩自臨安，與先子游。匪勢利交，實臭味投。道同德合，情意綢繆。一罹讒網，同膺禍尤。安之若命，曾不為憂。雖在貶所，書問相周。迨其俱還，契好愈休。先子早世，師為痛苦。既致奠禮，又臨柩所。恤亡念存，德莫比數。恩懷于衷，圖報自許。師今云亡，一毫莫補。凶訃遠聞，悲極肺腑。師之無恙，遠近是依。師既逝矣，人誰適歸。彼蒼者天，胡不慭遺。菲禮致勤，師其或知。尚享。

左朝散郎直秘閣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賜紫金魚袋何(麒)

咄大慧師肉骨身，無盡老佛雲門僧。作小閣梨已英靈，圓顱出世諸方驚。振海潮音為發嗔，自謂佛日開群盲。倒推臨濟拖雲門，踢翻晦堂喝東林。我為童子居蠻荊，立老佛傍識其人。劫火熾然無不壞，師見我文張口駭。向道元來無盡在，此語示人當再拜。龍象奔騰越天海，末法禪和多蝦蟆。謂師不滅固揑怪，喚作師亡亦癡騃。

二乘住世名應真，捨死趁生為大乘。太虛不沒師長存，慧日杲杲元光明。

右承務郎守太府寺丞王(之奇)

嗚呼！之奇癸未窮臘，有峴首之役，道經玉泉，見住持僧云：道顏西遡，且報佛日禪師下世。慨然悲愴移日。之奇初識師梅陽，同憂患四年，久久相敬愛不衰。然窮冬盛夏，圍爐納凉，談古今，論人物，無一日不相從。及乎分首，猶眷眷不忘。後雖再會徑山及輦下，亦猶前日，但各以事牽，不如曩日之欵也。惟禪師津梁法海，為禪之宗盟，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然之奇迂疎，未嘗及此，不敢妄議。惟公英明剛果，出於天資，少日從諸大老游，能道前言往行，亹亹可聽，故下視後進學士大夫。又賦性狷急，故不相知者，以不遜加之。嗟乎！盛名之下難居，況以方內之事，責方外之人乎？公名既熏天，亦有疑似之謗。但之奇四年之中，欵接既久，觀公細行，所謂瞿曇氏之戒者，則無毫髮遺恨。公今往矣，姑以平昔相與之義，及世人所未知者，筆於紙而奠之，不復為世俗禮。香茶蜜炬，亦徐孺子生芻之義也。尚享。

儔與佛日大慧普覺禪師游，逾三紀矣。忽聞圓寂，不勝悲愴。天下獨步，宗師云亡，孰不歎惜。自惟衰耄，屏跡海瀕，莫遑躬致茶果之奠。聊賦詩一首，以寫我心云爾。　一真居士莫儔。

竹篦常握振宗風，妙喜橫行四海中，喬嶽下覽眾山小，真龍盡洗凡馬空。名標普覺白日並，塔躍寶光祥靄籠，居士幽棲身懶動，遙瞻明月恨何窮。

雙槐居士鄭績，隆興改元十月九日，致薄祭于大慧普覺禪師塔前，遂作五偈，以道追慕之情。

嶺外歸來又八年，舌頭無骨口瀾翻，有時穿透九流去，湧出楊岐頂[寧*頁]禪。
句裏呈機也大奇，箇中消息不思議。只緣心地明如日，識得飛龍或躍時。
明月堂前月色新，青山過雨絕纖塵。松風凄斷碧雲合，不見堂中舊主人。

殿角生凉得力句，縱說橫說河沙數。如今木倒藤亦枯，且道句歸何處去。
八月十日五更鐘，吹毛用了匣藏鋒。想當殺活自由處，不羨沙場定遠功。

釋音

螯，(莫交切。)　[蟘-代+忒](徒得切。)　顱，(音盧。)　癭，(於井切。)　嚇，(呼嫁切。)　鏕，(音鹿。)　睨，(奴見切。)　灺，(徐也切。)　欲，(胡感切。)　剽，(疋妙切。)　唶，(將吉切。)　慤，(奴歷切。)　渝，(音余。)　盡，(□□□。)　靦，(力和切。)　莧，(魯當切。草名也。)　莠，(音酉。似禾非禾。)　潘，(余律切。)　鄤，(莫候切。)　礨，(力水切。)　靣，(□□□。)　媮，(他侯切。)　潛，(所姦切。)　熄，(音息。)　忱，(氏林切。)　梗，(步連切。)　柈，(汝鹽切。)　笈，(□□□。)　睕，(於阮分。)　慦，(魚覲切。)

讚方外道友

紫巖居士畫像讚(并序)

士君子學先王之道，必由孝敬忠信而入。雖曰未至，亦足以聳動時聽，誇示後來。予欲抶其尤，揚於世，以厚風俗，捨紫巖而誰？初識公於京師，時為奉常簿。公務之暇，來從圜悟老人遊。神澄而量洪，志堅而氣正，目不妄視，心無他緣，非聖人之言不發於口。明靜淵默，淡然如止水之不搖，未嘗謔浪笑傲，盖天資也。後十五年，再會於吳之四安。時公身已貴，名已大，功業以成，而明靜淵默，與昔無異焉。又三年，予得譴來衡陽，公亦退身奉母太夫人居長沙新第，名其堂曰盡心。盖盡其心以事親，而食息不忘於　君，顯忠孝一而不偏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予曰：性者，天性也。養性以事天，則不忘本也。公之盡心，苟異是說，非予所知也。衡陽廖侯繪公像，來求予讚。予與公有方外之契，義不可辭，謹敘其略，為作讚曰：

偉哉紫巖，昭代蓍龜。垂紳天朝，恢張羽儀。功成歸休，韜藏光輝。自專一壑，甘旨庭闈。盡人子之心以事其親，而造次必備；盡臣子之心以報吾　君，而顛沛罔欺。夫是之謂孝敬忠信之道，進退躬行而不息，深入淨名之不二者也。

侍郎胡公(明仲)畫像讚

剛健純粹，風度凝遠，弟昆王謝而不逸也。窮理盡性，得聖人之精微，心了其妙也。藏光匿德而不忘吾君，効葵傾於曜靈也。見義便為，若迅雷之破巨石，仁者之勇也。攘斥瞿曇，紱除老氏，疏通闕里之正脉也。吞濤江，藏五湖，内太虚，其量綽然而有餘也。即此而見之歟？捨此而見之歟？具眼者其鑒諸。

游運幹(蕭卿)畫像讚

韠袖拖笏，行而匪步。如春在花，粹然如煦。筆端風生，揮掃塵霧。是蕭卿耶孰好？非蕭卿耶孰惡？是非好惡，俱不足以私是公。唯疲瘵之氓喜，而暴貪之吏懼，斯可以為大君子之據。

安撫劉公(方明)畫像讚

長沙開福宜禪師知妙喜與寶文公有一日之雅，遣僧惟覺持此像來衡陽求讚，不得而辭，為之讚曰：

氣吐虹霓，粹然平易。袖活國已驗之方，抱廊廟大成之器。筆端語言，胸次忠義。致吾　君於四三王而六五帝，是皆韓吏部數百年遺風餘烈，覩斯人而知斯文之不墜。

直閣向公(宣卿)畫像讚(并序)

公之學聖人也，非誦其言而求其名稱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而已。公之為政也，非苛察而姦蠹為之膽落者，非使之然者也，謂職分當然而身正而已。公之介廉，非著意以矯世而効伯夷之清者也，於道不苟而已。公之明白也，非循私而取與若日月之晝夜者也，善善惡惡而已。公之為文也，非鈎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也，落筆遣辭而盡意之所欲言而已。公之施設也，非能捧土而塞飛湍之瀑流者也，行其義之可行，止其義之可止而已。然為學為政，介廉明白，文章施設，皆可得而形容。若其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居一室而發樞機於千里之外，善應而動天地者，不可得而形容也。予以是故作公之讚，而重其詞曰：

頎然向公，岌岌堂堂。烈如夏日，嚴如秋霜。至剛而柔，至柔而剛。孰謂却物，能圓能方。以是而見，有而非有。郢匠揮[金*畚]，徒誇好手。明鏡當軒，孰逃妍醜。賢德賢業，可大可久。

又野服像讚(并序)

予罪居衡陽，閱三載，聞公守衡蒞政，洎平昔出處，大略於衡民，遇節必立，應機必斷，推經旨以行己，本仁義以及物，事無大小，剖判是非，罔有顛倒。公以為是，則盡寰宇之口以非之，而終不能非公之是；公以為非，則盡寰宇之口以是之，而不能是公之非。故能活己卯歲之飢民數萬於垂死，至今衡民以吾父稱之。則知公行己及物，居是非之間，無遺恨矣。衡民繪公像，建生祠於青草野寺，以奉香火。予因覩其像而作讚，以慰衡民戀德之心，而丹青匪妙，略無彷彿。公之猶子深之，出此本相示，少分似之。予亟呼畫工，摸而易之以冠裳，書前讚於其上，以歸深之，抑留此本為林下道伴。復作讚曰：

野服幅巾而藏用於山林兮，訥如也；分虎符為真明洪道衡陽之守兮，鑑如也；受命於急難之間而袒肩荷負兮，岳如也；正法奉公以禦吏而柔明兮，水如也；坐霜臺掃險健之訟而空囹圄於太湖之陽兮，電如也。前讚未盡公之德兮，今讚亦聊復爾耳。知公者誰？雲門村叟而已。

峴山居士徐顯謨畫像讚

我欲讚此公，此公不受讚。又欲痛罵之，亦復無可罵。讚之與罵之，一筆且勾下。或曰：如水之清潔高廉，聰識通朗，與夫徐孺子、郭林宗之流，又何以異哉？妙喜聞之而笑謂之曰：是亦跌蕩放言，高談無畔岸，傲世之匹夫，何足擬公而嘆訝耶？其可貴者，目送歸鴻，氣橫雲漢，自言不斷婬怒癡，而亦不與之俱。只這如意摩尼，畢竟無人酧價。且道這一絡索，是讚耶？是罵耶？苟或於此狐疑，一任妍窮周易，遍推六十四卦。

同前

釋迦演化西竺乾，助揚金粟何巍然。達磨來茲東震旦，亦有龐老扶其顛。翻思命世寧乏賢，峴山居士超塵緣。一言定當諸佛祖，與二大士相摩肩。彼也此也有殊異，證也徹也無後先。太虛不受[(厂@((既-无)-日+口))*頁]陸筆，火聚那容蚊蚋延。丹青一幅心手妙，卓犖氣宇凌雲煙。未是此公真面目，更觀皎月凝秋天。

張徽猷(昭遠)畫像讚

悟徹諸法無我，果於諸法自在。談笑出入生死，敢與諸塵作對。世出世間大丈夫，一擊鐵圍百雜碎。

覺明居士夏運使畫像讚

覺明明，妙處不留元字脚。佛祖出頭來，一時都掃却。沒人情，有禮樂。鐵脊梁，硬噪噪，堪任荷擔這一著。妙喜恁麼差排，大似助桀為虐。

向侍郎畫像讚

佛道魔道兩俱掃，世出世間亦虛閑。箇是塵中了事漢，涅槃生死不相干。

劉通判(彥冲)畫像讚

財色功名，一刀兩段。立地成佛，須是這漢。

郭縣丞畫像讚

神情淡然，風骨粹然，袖手儼然，如春在花，如意在絃，如水在川。文章事業，遇物發宣，普而不偏。夫是之謂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遠孫。雖我不負丞，而無丞負予之歎者也。

徐和仲畫像讚

神清而和，氣勁而訐。文武雙資，大巧若拙。奉公勤廉，賦性介潔。於朋友信而誠，可以託生死。然頭戴棊盤，好為面折。似虛舟而觸物，若霜風而掃熱。是讚耶？是毀耶？妙喜覩徐和仲之畫像，掇筆代渠作如是說。

徐明叔畫像讚

楛口秀目，無依無欲。落筆遣詞，神驚鬼哭。心造玄微，如石藏玉。勁氣橫秋，不可攬觸。還見麼？夫是之謂徐明叔。

同前

鷄籠山下、滴瀝水邊、燕窠城裏，生得箇徐明叔，不學瞿曇、不學老聃、不學孔丘，而瞿曇、老聃、孔丘所有底悉自具足。野服幅巾，撐七尺之霜笻，與張晚、李細、錢嫩半醒半醉，似利刀斫猫兒頭竹。奇哉！妙哉！汪哉！洋哉！何莫由斯哉？而乎文郁郁，若道渠儂自有官業，能書解篆，吾說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李總幹畫像讚

氣勁而和，於物無忤。內方外圓，清簡儉素。與朋友交也誠而謙，奉公無私也勤而廉。天不祐善，若人云亡。士林凋喪，孰不感傷。吾是　覩斯像而作此讚，乃公之實錄也，可與日月而爭光。

路撿法畫像讚

不斷煩惱入涅槃，不離俗諦談真諦。精金百煉出爐冶，豈畏重將烈火試。人言此乃如一公，我道渠非渠即是。等閑步武清風生，掃盡士林寒乞氣。

本閑居士畫像讚

天邊月白本來白，林下風清元自清，幾人到此昏昏醉？只有渠儂獨自醒。囚！且莫強塗糊，渠本不如此，識之者是箇沒妻子底龐居士，不識者乃無人情底王蠻子。

榮侍郎畫像讚

謂渠似維摩耶，無佛病法病；謂渠似龐公耶，有男婚女嫁。超然透過兩翁，畢竟二邊俱化。夫是之謂榮二卿袖手儼然，神情閑暇者也。

方經略敷文畫像讚

岌岌堂堂七尺軀，無心合道暗相符。針鋒頭上天關透，世出世間真丈夫。

無相居士畫像讚

渾鋼打就脊梁骨，磊落塵中過量人。一去萬牛挽不住，箇是渠儂身內身。

太虛居士畫像讚

神清徹骨，氣和如春。葷不入口，酒不濡唇。正倫何也，太虛無雲。或謂妙喜，讚者為誰。曰：無相居士，克家之子。忠孝兩全底，鄧伯壽之真。

趙觀察畫像讚

世味淡薄，靈龜五臧。併臧其一，鋒穎莫當。造次必於是，訓子以義方。嚲袖携笻，步武頎然。岌岌堂堂，是謂士林。堅好木，乃釋門外護之金湯。

蘇知縣(甫明)畫像讚

椹口秀目，心清寡欲。為政不苛，姦蠹潛衄。我說是言，如響應谷。觀者譁曰：明甫實錄。

孟監場(異夫)畫像讚

手搦燕璧，目送雲鴻，傲睨萬物之表，了無餘事於胷中，夫是之謂孟異。夫乃姚江之陶朱公。

徐御藥畫像讚(号審觀居士)

頎然七尺大丈夫，胷次廓然如太虛。審觀名實兩相稱，堪與人間作畫圖。

歐陽總幹畫像讚

採石江邊李謫仙，醉中拏月上青天。今觀此士亦如然，飲酒一斗詩百篇。

張都監畫像讚

忠義果敢世無敵，鐵騎橫衝百萬兵。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李光祖畫像讚

胷次坦夷，仁義以字養之；體涉風素，清癯髯以資之；為政禦吏，髮櫛而苗薅之；於道不苟，篤信而躬行之。夫是之謂李光祖佩絃千百而愈緩，靠裹昏而無斷者也。

陳逍遙畫像讚

傲睨萬物，袖手儼然，氣清神定，矯若飛仙。夫是之謂陳逍遙，慈儉躬行，而不敢為天下先者也。

無相居士畫杜少陵像求讚

可憐能作詩，贏得肚中飢。終朝醉兀兀，騎驢何所之。

方敷文畫東坡先生像求讚(二)

道大德備，為□□□。萬古東坡，如是如是。
闕里橫梁，頹波[石*　]□，暗嗚叱吒，驚天動地。

柯信甫畫像讚

胷次磊磊落落，舉止如山如岳。一生只自修行，不管他人好惡。

覺苑冲長老求王承宣畫像讚

華陁歸去幾千年，此道世久失其傳，獨有是公達本源，可與此老相差肩。我初識公于大梁，時已氣槩摩秋霜，能生必死於膏肓，後無來者前無雙。覺苑求予讚是公，我今描畫太虛空，公術能攘造化功，酷熱之際鑒東風。我本寡聞無似者，荷公道義不相捨，倒腹空腸盡傾瀉，但看此讚即知也。

盧宣教畫像讚

彈袖携笻步武歸，浩然之氣吐虹霓。不知除却神仙輩，更有何人得似伊。

歲寒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氷柱兮摩空，藤蘿兮倚樹。皃古神色清，氣平心膽素。貧無地卓錐，富有照乘珠。有問歲寒何似生，看取妙喜末後句。

孫郎中求羅先生畫像讚

烏髯[髟/查]髟，碧眸閃爍，據奪命方，鍊不死藥，在塵出塵，都無染著，夫是之謂羅赤脚。

傅□□畫像讚

風度凝遠，清深窅然。如春在花，如意在絃。有廼祖遺風餘烈，為儒林挺特之賢。雖彷彿丹青其一二，盖胷中蘊妙而難傳。夫是之謂傅使君行將拊摩匡山之雲煙，而中興拭眼歸宗之禪者也。(時將赴南康任)

妙心居士畫像讚

野服幅巾，非假非真。元來這漢，是我般人。渠常喜，我常嗔，兩箇八兩定一斤。

王校正畫像讚

莫論節義世希有，事業文章總罷休。只將一味無求法，坐斷三衢人舌頭。

王子正畫像讚

了達生死如夢事，夢中誰復論親疎。臨行一著超今古，堪作塵寰真丈夫。

王大授畫像讚

堂堂七尺身，言行兩相應。士林堅好木，特秀一枝春。是謂汪溪先生，字曰大授。志願未伸，若驊騮在凡馬之廐。死而不亡，謂之壽天。將相斯文之不墜也，恢張尚期於有後。

唐主管携先文畫像求讚

了相非相見實相，一念廓然無背向。八十四年如是修，龜毛拂子兔角杖。

傅□□畫像讚

孰其後兮孰其先，目送飛鴻氣悠然。傲睨萬物凌雲煙，飲酒一斗詩百篇。

蘭廷彥畫像讚

携笻步武自徐徐，洒落風姿氣凜如。活計貧無置錐地，胷中富有五車書。

俞巡撿畫像讚

紫綬金章矍爍翁，詩書萬卷在胷中。便宜從事非無意，每到詞窮即詐聾。

歐陽提幹畫像讚

揮毫落紙鬼神泣，獨步橫拖七尺笻。文彩風流乃餘事，試問負壺丫角童。

羅國信畫像讚

蕭然一枕臥長空，寶座蓮臺信已通。七十三年好消息，一時分付與春風。

錢計議畫像讚

一生咬菜根，清淨無倫比。臨行一著奇，猶如脫弊屣。要識錢子虗，恁麼而已矣。

鮑知府畫像讚

野服幅巾，矯若飛仙。神情閑暇，訪道參禪。夫是之謂鮑使君不被八風五欲之所纏者也。

張太尉畫像讚

顧虎頭傳難□□□，陁石上坐頤神。孤松倒掛倚巖□□□，風搖清[音*　]聲。

又作僧像求讚

丹青在己巳，行年七十四。雖然無度牒，形儀十分似。

董太尉畫像讚

不為富貴所折困，孤松之下坐磐陁。撥轉上頭關捩子，堪充震旦老維摩。

湛淨居士畫像讚

坐石握拂，不可輕忽。湛淨如如，胷中無物。

妙觀居士畫像讚

韈袖拖笻，步武清風。燕巖谷之暇日，無留事於胷中。

李運使畫像讚

等閑示現宰官身，便作儒林出格人。野服幅巾歸舊隱，游戲寰中物外春。

張侍郎畫像讚

透出天關，抹過地戶。斗轉星移，日輪當午。廓仁義道德之門，塞邪非鬼趣之路。夫是之謂無垢老人，慣向百尺竿頭進步者也。

趙知宗畫像讚

攙行奪市得人憎，攪撓叢林罵葛藤。妙喜退身三步去，諸方誰敢弄精魂。

唐大夫畫像讚

一味讀經參禪，胷中無物留連。要識此公落處，便是妙喜齊年。

徐侍郎畫像讚

謂是俗人，世事全疎□。謂是芯蓊□，有髮有鬚。莫恆胷中淈[泳-永+盾]，都盧面觜糢糊。不修戒定慧，而求出世間法。不斷淫怒癡，而不與之俱。好箇人中癡鈍漢，亦婆羅門外道之徒歟。

幻住道人畫像讚

有月上女之英氣而不逞機鋒，似靈照之逸羣而不誇作略，驀過邪師默照之深坑，高出二人頂[寧*頁]上一著，生鐵鑄就脊梁，渾鋼打成雙脚，此是女流中真大丈夫，不為八風五欲之所轉者也。

楊太保畫像讚

人言此是楊太保，我道梅陽護法神。天資忠義不諂曲，一片精誠正直心。

孫參政畫像讚

窮理盡性，入佛知見。七十八年，空中閃電。

無垢居士張侍郎畫讚

攪遍三千大千界，都盧自買又自賣，而今本利一時空，却去貧兒處索債。渠活計，我偏知，半聾半啞，半獃半癡，猶自赤手討便宜，常將掃箒畫娥眉。

雙槐居士鄭參議畫像讚

心□□□□□，觀瀑布溜。外境無所緣，內亦無所受。坐石倚枯松，知音試窮究。世間出世間，一網都打就。

韓尚書畫像讚

野服幅巾，携笻躏袖，目送征鴻，心無所受，實百代良吏之師，乃十世昌黎之後。只向是處行，不為文所囿，慷慨特達，大丈夫處事若日輪之當晝者也。

錢侍郎畫像讚

不貪生死諸欲快樂，不隨想倒見倒心倒，夫是之謂世間出世間。大丈夫坐禪牀，握拂子，儼然在一切人眼睛中，不須向別處尋討。作是說者為誰？雙徑明月堂妙喜宗杲。

妙圓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胷中元有五車書，納江湖於度內兮綽有餘。汪洋如萬頃之陂兮，未讓江夏牛醫兒。夫是之謂妙圓居士學妙喜，相期於此道兮世所希者也。

讚佛祖

釋迦出山相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道樹鹿苑，自起自倒。

文殊問疾(二)

只知贊不二，失却一隻眼。自號七佛師，去而不復返。
俗漢自病，無端插觜，引惹詞訟，至今未已。

入定觀音(二)

瞑目危坐，示那伽相，觀音妙智，一椎兩當。住寂靜地，應剎塵量，法如是故，無礙無障。
身不動搖，心入正受。一點靈光，如日當晝。

維摩居士(二)

佛病與法病，一掃兩俱盡。傳語老維摩，惜取窮性命。

空諸所有，深入不二。舉一針鋒，驚天動地。

觀音達磨相對像

達磨觀音，觀音達磨。我即是你，你即是我。一身兩名，鼻孔耳朵。彼此無言，相對淡坐。坐不坐(咄)，當甚熱大。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五十餘年打坐，不知等箇甚麼？直饒主伴交羅，未免當頭蹉過。

初祖達磨大師(二)

枯松之下坐磐陁，著意忘懷兩不蹉。來者直須高著眼，擡眸鷂子過新羅。
竺乾不容住，懺懼涉流沙，打落當門齒，猶言五葉花。

二祖

換却頭顱骨，無端又易名。斷臂立深雪，笑殺那邊人。

六祖大鑑禪師

咄！這老漢且去碓米，傳甚瓦鉢衣盂，謾得四海鼎沸。今日見你形模，元來也只如此。

馬祖大寂禪師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透過兩重關，畢竟是何物？

龐居士(二)

多年曆日繫腰間，知與誰人作對談。笊籬放下高叉手，應機何必口喃喃。
無生本無說，說著即話墮。骨肉團圞頭，大虫看水磨。

布袋和尚(四)

稽首龍華補處佛，不肯安然住兜率。却來[廓-享+墨]市要尋人，人間指作白拈賊。赤揎兩腿箕踞坐，賣弄麻鞋逞奇特。口中時復自喃喃，唱言我是真彌勒。
蓁苴不存儀軌，亦無將將濟濟。十方法界虛空，都在破布袋裏。驀然鬧市解開，撒向街頭巷尾。南無彌勒世尊，家風如是而已。
桔撩棒，挑破蓆，倒街臥路求乞。誰知覩史陀天，元無這箇消息。
蓁蓁苴苴，全無定度。十字街頭，遭人點污。

臨濟和尚(三)

色如淋了灰堆，喝似旱天震雷。雖有麤麤愷愷，却無隈隈[毯-炎+崔][毯-炎+崔]。咄咄咄，是甚麼？不得這箇道理，定依一枚賊魁。
面上少和氣，肚裏多骨董。可惜三頓棒，打這老漆桶。
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腦後見腮村僧，向上更有一竅。

普化和尚

瞠開三角殺人眼，緊握拳頭聳兩肩。佛祖位中留不得，却來[廓-享+墨]市掣風顛。

雪峯真覺禪師

這箇漆桶，也解爆裂。據欵結案，只得一橛。如何是那一橛？嶺上寒松，天邊白月。滅！滅！

法眼李王相對像

人王法王有真偽，天眼法眼無纖翳。一幅丹青兩得之，究竟同歸第一義。

言法華

蓁苴全無儀軌，常走街頭巷尾。口頭雖誦蓮經，肚裏長思喫底。人言凡聖莫窺，妙喜獨識得你。咄哉破落村僧，脫却一雙木履。

五祖和尚

賤賣檐板漢，貼秤麻三斤。多少參玄士，錯認定盤星。說我元非我，言真不是真。直饒傳得似，猶未別其神。

圓悟禪師(四)

突出兩箇當門齒，舌本瀾翻似紡車。擊石火中呈醜拙，閃電光裏復周遮。捺却膝，聳却身，做模打樣，弄假像真。如今縱有這伎倆，擬將分付與何人。
謗於佛，毀於法。十分葛苴，一味孟八。面目可憎，好與椎殺。正法眼滅瞎驢邊，(咄！)將此身心奉塵剎。更不藏覆，開口見膽。學人不會，却成檐板。
咄哉葛苴川僧，偏要欺瞞魯子。盡用無限神通，未免歸鄉卒死。將謂有多少奇特伎倆，兀來只如此。

覺範洪禪師

透得雲庵一字關，愛論曹山三種墮。筆端之上海濤翻，橫說豎說渾無過。贏得籍甚之名，幾取殺身之禍。文章未讓孔丘，談禪豈肯達磨。諸人還見麼？休尋無髮官人，且看僧中措大。

死心和尚

禪又不會，一味麤惡。是讚是罵，道道道道。

佛燈珣和尚

空却閻浮世，難求此箇僧，若將言語會，直是得人憎。罵佛又罵祖，誰知元不曾？請君抖擻精神看，莫認渠儂作佛燈。

南華昺和尚

平生頂門眼，照徹無纖翳。太平與南華，逢場便作戲。七月十六朝，雷聲震天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牧庵忠和尚

內心寂靜，外緣屏絕。悟處諦當，用處親切。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忠道者家風，須是妙喜說。火裏烏龜飛上天，六月紛紛飄瑞

雪。

和山方和尚

伽梨教窣坐胡床，虎視叢林百恠藏。莫道死心今已死，死心有子不曾亡。

普照英和尚

擊塗毒鼓，說無味禪。以覺為印，印覺羣情。得佛祖之要妙，徹萬法之根源。於刀山劒樹上，奪衲僧性命。向鑊湯爐炭裏，以此事流傳。是謂大法之梁棟，苦海之舟船。若也向這裏提撕，猶如掘地而覓青天。

普照欽和尚

擊碎溈山塗毒鼓，任運騰騰過此生，莫恠世人渾不識，常從佛祖那邊行。

佛日才和尚

佛日讚佛日，非真即是真。有問似不似，掛起便鋪陳。

普明和尚

證長靈般若之體，得圓悟大機之用。燕坐霅川，三處道場。靜聖儼臨，半千之眾。念此道之凌遲，若一絲引千鈞之重。祖肩荷擔，如山不動。夫是之謂普明老人，如箭射的，而百發百中者也。

泉州勝和尚

大坐當軒，膝橫椰[木*栗]。手不駈蚊，脇不至席。有時象王回旋，或作獅子返擲。燈籠與露柱交參，占波共新羅鬪額。知師者謂六月黃河徹底氷，不知師者謂九秋霜月連天白。饒伊亂度量，總是韶州客。

妙空佛海訥和尚

妙相怡然，耽耽虎視。恢雲門一字之玄風，闡三句為人之巴鼻。掃浮非，歸實是，把定佛祖要關，不許衲僧吐氣。夫是之謂妙空佛海老人，建法幢於大道顛危之際者也。

含清照和尚

興化棒未折，克賓話已行。雲居雪峯老，日午打三更。

天王光和尚

真獅子兒，耽耽虎視。神定氣平，身心不二。悟祖師禪，脚踏實地。橫按摸椰，如是如是。

開善護和尚

鐵面巖稜，全無柔和。氣銳性剛，不受折剉貶剝。瞿曇撿點達磨，好與雲門一狀領過。

南華明和尚

凜凜威風，有規有矩。起東山雲，施曹溪雨。一句當陽，截斷露布。我今讚之，超今越古。

南安巖瑯和尚

雲庵的孫，湛堂嗣子。虎視耽耽，無彼無此。一擊塗毒，聞之即死。南安巖畔日高眠，便是渠儂逸格禪。

玄沙昭和尚

栗棘蓬，金剛圈，唯此老，是真傳。若也信不及，且聽渠說禪。作麼生是渠說底禪？猛火著油煎。

慈雲祖和尚

參徹先師逸格禪，知音不遇且如然，而今老住慈雲寺，贏得清聲播大千。

國清遠和尚

這川嘉苴，無真無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鉢盂裏走馬。

溈山慧和尚

虎頭燕頷將軍相，橫按霜笴物表高，一口等閑吞佛祖，有何魔外敢譊譊？

能仁敏和尚

形儀軟似綿，脊梁硬似鐵，冬不畏寒，夏不怕熱，夫是之謂敏和尚，無窮福利而不自矜者也。

正堂辯和尚

傳佛眼道，說逸格禪，不立窠臼，不滯語言，作自得之鼻祖，為叢林之美傳。夫是之謂正堂老人，乃得魚而忘筌者也。

山東惠雲金師翁

有威有德，人皆敬畏。劈面上聞，且不要諱。

山東惠雲周師翁

磊磊落落，如山如岳。據坐五峯，清風索索。箇是惠雲周大師，稽首祥麟一隻角。

鹽官慧生庵主

昔日生法師，講得石頭點。今日生庵主，亦把家風展。畫得渾相似，堂堂不可掩。求我讚稱揚，碧眸光閃閃。

喻彌陀

箇是喻彌陀，傳來不較多。觀瞻如具眼，靜處薩婆訶。

萃長老寫宏智禪師與師相對像求讚

兩眼對兩眼，各檐一片板。合得無鏠罅，會悟非遲晚。傍觀有人敢定當，許伊曾喫大虫膽。

保寧秀和尚

坐鳳凰臺，傳天童道，自在快活，不屬作造。失鄉關者，方便指歸；迷寶所者，引之令到。一條渾鋼脊梁，鐵棒打之不倒。觀者高著眼，且不得草草。

夢庵信和尚(二)

住世七十八年，提持向上一著。鏌鋣[月*來]裏橫按，八倒七顛俱著。
伽梨敎窣坐，孤風迥絕攀，頂[寧*頁]上一著，不許衲僧參。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下(終)

No. 1362-B

大慧先師，以無量三昧辯才，秉佛慧炬，洞燭人心。承學之徒，隨說抄錄，散落諸方。末後最庵道印法兄，裒次編正，總為一集，名曰廣錄。前後顛末，了然無遺。昔釋迦老子，住世七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臨涅槃時，於金棺中，現露雙趺，以示迦葉。迦葉告諸比丘：佛已涅槃，凡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當結集法藏，無令斷絕。道印法兄之用心，與迦葉等。然當時迦葉一言之後，阿難依教奏行，佛之奧義，徧滿沙界。祖慶親炙先師之日最久，敢不奉承道印法兄之用心，鏤版刊行，以廣其傳。庶幾見者聞者，同悟真如，佛之慧命，永永不絕。古語云：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學者當有以亮(祖慶)附麗阿難之本意。紹熙元年四月結制日，(祖慶)謹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